

《釋迦方志》CBETA 電子版

版本記錄: 1.2

完成日期: 2002/11/04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cbeta@ccbs.ntu.edu.tw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51, No. 2088

No. 2088

釋迦方志序

終南太一山釋氏

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。淳風洽而澆俗改。文德修而武功暢。故使青丘丹穴之候。並入堤封。龍砂雁塞之區。聿遵聲教。英髦稽首。顯朝宗之羽儀。輸蹕奉贄。表懷柔之盛德。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舒。五竺方維由來罕述。豈非時也。雖復周穆西狩止屆昆丘。舜禹南巡不踰滄海。秦皇畫野近袤臨洮。漢武封疆關開鐵路。厥斯以降遐討未詳。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。崑崙謁聖。實惟玉門之側。至於弱水洞庭。三危九隴。煙然龍勒。沙障黎河。具曆夏書。咸圖雍部。及博望之尋河也。創聞大夏之名。軒皇之遊夢也。初述華胥之國。貳師之伐大宛。定遠之開鐵門。由余入秦。日碑仕漢。聲榮覆於葱嶺。帝德亘於耆山。赫奕皇華其徒繁矣。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。風俗之沿革。山川之卓詭。雖陳之油素略無可紀。豈不以經途遼遠。遊詣之者希乎。以事討論縱有傳說。皆祖行人信非躬覩。相從奔競虛為實錄。何以知其然耶。故積石河源西瞻赤縣。崑崙天柱東顧神州。鳴砂以外咸稱胡國。安用遠籌空傳緗簡。是知身毒之說重譯臻焉。神異等傳斷可知矣。自佛教道東榮光燭漢。政流十代年將六百。輶軒繼接備盡觀方。百有餘國咸歸風化。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。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。事迹罕述稱謂多惑。覆尋斯致宗歸譯人。昔隋代東都上林園。翻經館沙門彥琮著西域傳一部十篇。廣布風俗略於佛事。得在洽聞失於信本。余以為八相顯道三乘陶化。四儀所設莫不逗機。二嚴攸被皆宗慧解。今聖迹靈相。雜沓於華胥。神光瑞影。氤氳於宇內。義須昌明形量動發心靈。泉貞觀譯經嘗參位席。傍出西記具如別詳。但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。佛之遺緒釋門共歸。故撮綱猷略為一卷。貽諸後學序之云爾

釋迦方志一部八篇

- 封疆篇第一
- 統攝篇第二
- 中邊篇第三
- 遺跡篇第四
- 遊履篇第五
- 通局篇第六

時住篇第七

教相篇第八

仰尋。諸佛之降靈也。不可以形相求之。隨機顯晦故得以言章述矣。然學教者統舉為先。傍窮枝葉終非遠致。故於篇首標其致焉

釋迦方志卷上

封疆

統攝

中邊

遺跡

釋迦方志封疆篇第一

佛之所王土也。號曰索訶世界。即古翻經為娑婆矣。經中所謂忍土者也。謂此土人強識力念。能忍苦樂堪任道器。故佛王之。案此封疆。周輪鐵山山外是空空不可測。山下是地地下是金。金下是水水下是風。其風堅實逾於金剛。眾生心力同業所感。能持世界不令傾墜。自風以外即是虛空。約此周輪從下而上。至無色窮名為有頂。論其畫界從廣所經。卒非里數之所度也。且如智度論。從色界天下一大石。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始至地。約此上下方維。名為一佛所王土也(即以大千鐵圍而為封疆之域)

釋迦方志統攝篇第二

案。索訶世界鐵輪山內所攝國土則萬億也。何以知之。如今所住即是一國。國別一蘇迷盧山。即經所謂須彌山也。在大海中據金輪表。半出海上八萬由旬。日月迴轉於其腰也。外有金山七重圍之。中各海水具八功德。其外鹹海廣於無際。海外有山是鐵所成。四周遶之海中可居者。大略有四。即約蘇迷山用分方面。東洲名毘提訶。南洲名瞻部。西洲名瞿陀尼。北洲名拘盧也。此之四洲亦名四有。人之所居佛之所王。准此傍及鐵圍海內惟有四洲。蘇迷山已上二十八天。并一日月為一國土。即此為量數至一千。鐵圍都繞名小千世界。即此小千數至一千。鐵圍都繞名中千世界。即此中千數至一千。鐵圍都繞名為大千世界。案此三千大千世界。其中四洲山王日月。乃至有頂則有萬億之所。皆為佛之統攝。俱遵聲教

釋迦方志中邊篇第三

惟夫法王所部則大千之內攝焉。若據成都則此洲常為所住故。此一洲則在蘇迷山南之海中也。水陸所經東西二十四萬里。南北二十八萬里。又依論說。三邊等量二千由旬。南邊三由旬半。是則北闊而南狹人面象之。又依凡記。人物所居則東西一十一萬六千里。南北遠近略亦同之。所都定所則以佛所生國迦毘羅城應是其中。謂居四重鐵圍之內。故經云。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佛之威神不生邊地。地為傾斜故。中天竺國如來成道樹下。有金剛座用承佛焉。據此為論約餘天下以定其中。若當此洲義約五事以明中也。所謂名里時水人為五矣

所言名者。咸謂西域以為中國。又亦名為中天竺國。此土名賢談邽之次。復指西宇而為中國。若非中者凡聖兩說不應名中。昔宋朝東海何承天者。博物著名群英之最。問沙門慧嚴曰。佛國用何曆術而號中乎。嚴云。天竺之國。夏至之日方中無影。所謂天地之中平也。此國中原景圭測之故有餘分。致曆有三代大小二。餘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。承天無以抗言。文帝聞之乃勅任豫受焉

夫以八難所標邊地非攝。出凡入聖必先中國。故大夏親奉音形。東華晚開教迹。理數然矣

二言里者。夫此一洲大分三量。二分以北土曠人希。獯狁所居無任道務。一分以南盡于三海。人多精爽堪受聖化。故約道勝大聖都焉。故成光子云。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(振旦即神州之號也。彼人目之)南至金地國五萬八千里。西至阿拘遮國五萬八千里。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五萬八千里。觀此通攝取其遐邇。齊致以定厥中。其理易顯

三言時者。謂雪山以南名為中國。坦然平正冬夏和調。卉木常榮流霜不降。自餘邊鄙安足語哉

四言水者。此洲中心有一大池。名阿那陀答多。唐言無熱惱也。即經所謂阿耨達池。在香山南大雪山北。居山頂上非凡所至。池周八百里四岸寶飾。正南當於平地地獄所居。故金剛座東僻至五千里。又池正南當洲尖處。其北當謎羅川即北。又當葱嶺北千泉也。上空定約當北辰星。今望第五似如西欹。且天上一寸地下一千。千泉去京八千餘里焉。約天無一尺矣。其池北去鉢露羅國減千里。東南屈露多國。西南罽賓國。各千餘里。然四海為壑水趣所極。故此一池分出四河。各隨地勢而注一海。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。達覬以南水注南海。雪山以西水注西海。大秦以北水注北海。故地高水本注是其中此居海濱邊名難奪。又佛經宏大通舉事周。博見聖賢義非妄委。於上所列咸符地圖。然此神州所著書史。寓言臆度浮濫極多。時約佛經更廣其類。都皆蕪穢試為舉之。水經云。無熱丘者即崑崙山 又扶南傳云。阿耨達山即崑崙山 又山海經云。南流沙濱。赤水後黑水前。有大山名崑崙丘 又云。鍾山西六百里。有崑崙山出五水 案穆天子傳云。春山音鍾。又云。海內崑崙丘。在西北帝之下。方八百高萬仞。又十州記云。崑崙陵即崑山也。在北海亥地去岸十三萬里。此約指佛經蘇迷山也

又東海中山名方丈。亦名崑崙

又云。西王母告周穆云。山去咸陽三十六萬里。高平地三萬六千里

又周穆傳述西王母云。去宗周瀘澗一萬一千一百里 神異經。崑崙山有銅柱。其高入天圍三千里。榮氏注云。柱洲崑崙山東南萬二千里有無外山 史記云。崑崙山去嵩高五萬里高萬一千里郭璞云。高二千五百餘里 淮南云高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二尺六寸 道經造立天地記云。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。又轉形濟苦經云。高萬九千里。又云。此山飛浮 又云。崑山南三十里。次第有千崑山。名小千世界

化胡經云。崑山高九重。相去各九千里 又云。高萬萬五千里

已前儒道兩說。雖形量差異莫越崑崙。尋崑崙近山。則西涼酒泉之地。穆后見西王母之所。具彼圖經。若崑崙遠山。則香山雪山之中也。河源出焉。故爾雅云。河出崑崙墟。郭璞圖贊云。崑崙三層號曰天柱。實惟河源水之靈府。案禹貢云。導河自積石者。但據伏流所出處而名之。若討本源誠有由矣 故佛經云。此無熱池東。有銀牛口出殍伽河。即古所謂恒河也。右繞池匝流入東南海。南有金象口出信度河。即古辛頭河也。右繞池匝流入西南海。西有瑠璃馬口出縛芻河。即古博叉河也。如上繞池入西北海。北有頗胝師子口出徙多河。即古私陀河也。如上繞池入東北海。案河圖云。崑崙山東方五千里名曰神州。亦名赤縣。又依書云。河源東北流出葱嶺岐沙谷。分為兩水。東北支流經于闐南山於國西北出。又東流大河經揭盤陀城東南。又經疎勒國西。又東北至城下。又迴流國南五百餘里至烏鐮國南。又東北至疎勒國北。六百一十里至烏孫界赤谷城。又東二百七十里經姑墨國南。又東六百七十里經龜茲國南。又東三百五十里經烏壘國南。此即漢時都護所治也。西南去疎勒二千一百一十里。東南去鄯善國。千七百八十五里。東北去烏耆國四百里。河又東南三百四十里經渠梨國南。又東二百四十里經黑山國南。此東去玉門關二千六百六十里。河又東經連城注賓城南且末國北合支水。河又東經婁蘭地。又東經鄯善國城南。過東北數百里入蒲昌海。其海東面少北去玉門一千三百里。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。此河於蒲昌伏流南而少西數千里。入積石山在羌燒菴中。書云。積石去崑崙丘。千七百四十里。或云。伏流萬三千里。斯諸臆說難以究詳。河出積石西南流九屈。東北合流經析支地是為河曲。又東北入塞。過燉煌張掖南。是為河源矣。案此實錄以尋河源。窮至無熱池所。方為討極。然此池神居非人所及。又是北天雪山之域。南接中土佛生之地。以處高勝故非邊矣

五謂人者。不出凡聖。凡人極位名曰輪王。聖人極位名曰法王。蓋此二王不生則已。生必居中。又山川國邑人之依報。人勝則依勝。故此二王居焉。又輪王有四王約統四洲。金輪王者則通四有。銀輪三方除北一洲。銅輪二方除西北方。鐵輪在南除於三有。言瞻部者。中梵天音。唐言譯為輪王居處。言四輪王通局。乃殊住必南有也。古翻此洲。云好金地。謂閻浮檀金。在洲北岸海中。金光浮出海上。其傍有閻浮樹林其果極大。得神通者方至於彼。今言此洲輪王得名兩設其致耳。又一此洲四主所統。雪山已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。地惟暑濕偏宜象住故。王以象兵而安其國。風俗躁烈篤學異術。是為印度國。然印度之名。或云賢豆。或云天竺。或云身毒。天篤等。皆傳之訛僻耳。然以印度為正。唐無以翻。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寶主也。地接西海偏饒異珍。而輕禮重貨是為胡國。雪山以北至于北海。地寒宜馬名馬主也。其俗兇暴忍殺衣毛。是突厥國。雪山以東至于東海名人主也。地惟和暢俗行仁義。安土重遷是至那國。即古所謂振旦國也。上列四主且據一洲。分界而王以洲定中。輪王為正居中王邊古今不改。此土諸儒滯於孔教。以此為中餘為邊攝。別指雒陽以為中國。乃約軒轅五岳以言。未是通方之巨觀也。又指西蕃例為胡國。然佛生遊履。雪山以南名婆羅門國。

與胡隔絕書語不同。故五天竺諸婆羅門。書為天書語為天語。謂劫初成梵天來下。因味地肥便有人焉。從本語書天法不斷。故彼風俗事天者多。以生有所因故也。胡本西戎無聞道術。書語國別傳譯方通。神州書語所出無本。且論書契可以事求。伏羲八卦文王重之。蒼頡鳥迹其文不行。漢時許慎方出說文。字止九千以類而序。今漸被世文言三萬。此則隨人隨代會意出生。不比五天書語一定。上以五義。以定中邊。可以鏡諸。餘如隋初魏郡沙門靈裕聖迹記述

釋迦方志遺跡篇第四

自漢至唐往印度者。其道眾多未可言盡。如後所紀。且依大唐。往年使者則有三道。依道所經具覩遺跡。即而序之。其東道者從河州西北。度大河上曼天嶺。減四百里至鄯州。又西減百里至鄯城。鎮古州地也。又西南減百里。至故承風戍是隨互市地也。又西減二百里。至青海。海中有小山。海周七百餘里。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。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。北界至積魚城。西北至多彌國。又西南至蘇毘國。又西南至敢國。又南少東至吐蕃國。又西南至小羊同國。又西南度咀倉去關吐蕃南界也。又東少南度末上。加三鼻關東南入谷。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。又東南或西南。緣葛攀藤。野行四十餘日。至北印度尼波羅國(此國土吐蕃約為九千里)其中道者。從鄯州東川行百餘里。又北出六百餘里至涼州。東去京師二千里。從涼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。又西四百里至肅州。又西少北七千五里。至故玉門關。關在南北山間。又西減四百里至瓜州。又西南入磧三百餘里至沙州。又西南入磧七百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婁蘭地亦名鄯善。又西南千餘里至析摩陀那故國。即咀末地。又西六百餘里至都羅故國。皆荒城耳。又西入大流沙行四百餘里。至瞿薩旦那國東境(即漢史所謂于殿國也。都護所居漢之所守。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)其關名尼壤城彼土自謂于遁國也。周四千餘里。沙磧太半寺有百餘。僧出五千大乘學者。從關至媯摩川二百餘里。有媯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。極多靈異光明。疾者隨痛以金薄帖像上便愈。其像本在憍賞彌國。是鄢陀衍那王所造。凌空至此國。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。每往禮之。王初不信以沙土塗羅漢。乃告敬信者曰。却後七日沙土滿城。於後二日乃雨寶滿街。至七日夜果雨土填城。略無遺人。其先告者。預作地穴從孔而出。東趣媯摩像亦同至。有記云。法滅之時像入龍宮也。其曷勞城今為大堆王欲掘寶必遭風變。又於媯摩城西行三百三十里。方至國城王都。南十里有大寺先王所立。西南十餘里寺有夾紵立像。從屈支國來。昔此有臣於彼禮敬。臣還本國遙念無已。像遂夜至乃捨宅為寺。都城西三百餘里勃伽夷城。有坐像高七尺相好無比。首有寶冠光明時現。都城西百六十里。路中大磧惟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。昔凶奴來寇。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。兵器斷壞自然走退。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。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。羅漢以右手舉浮圖。安之函內。乃下之無傾動也。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饒伽山(此云牛角)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為天人說法。記其建國崇學大乘。山巖石室有一羅漢。入滅心定待慈氏佛。數百年前崖崩塞戶。其國南界接東女國。從國城西越山谷。行八百餘里至

斫句迦國(即沮渠也)南境其國周千餘里。佛寺十餘僧徒出百。學大乘者。國南有山立多羅塔。松泉流茂石室深淨。有三羅漢現入滅定。鬚髮恒長僧常剃之。五印度僧有證果者。多止此室。又北減三百里方至都城。周十餘里山阜連屬臨帶兩河。又於國西北。上大沙嶺度徙多河。五百餘里至

佉沙國(即疎勒也)周五千餘里寺數百僧數萬。習小乘有部。地多石磧其俗生子押頭匾匭。從此南行山野石磧。五百餘里至

烏鞞國。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。南臨徙多河信佛法。寺十餘僧減千人習小乘學。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。嶺上有塔。數百年前山崖自崩。中有比丘冥目而坐。形甚偉大鬚髮下垂。覆于肩面。國王以酥油灌之擊撻撻。比丘高視曰。我師迦葉波也。今始乃聞已涅槃耶。又問釋迦佛出世耶。告云已滅度矣。即昇空化火焚身。其土出白鑿青玉等。從國城西度河登葱嶺。東崗八百餘里至福舍。其地在四山之中方百餘頃。無樹木有細草。緣如別說。又西南踰大嶺至

揭盤陀國。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五十餘里。北背徙多河敬佛法。寺十餘僧五百餘。人小乘有部。其國東南大石室二口。各一羅漢入滅心定。經七百餘歲。其鬚髮生年別為剃。又西北行三百餘里。方至王都。東南臨徙多河山嶺連屬。又西少南登山。冰雪五百餘里至波謎羅川。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。或狹無十里。據南北大雪山間。地鹹鹵多石。草木希少絕無人住。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。此川在大葱嶺上。瞻部一洲地最高也。中有大龍池。東西三百餘里。南北五十餘里大卵出焉。其水西流至達摩悉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。故此已西水並西流。東出一流。東北至佉沙國西界。與徙多河合。自此諸水皆東流也。龍池正南當無熱池。北當千泉川。南當池大嶺。名婆羅犀羅。南北三四百里。山地極高。池北即大葱嶺也。水經云。高可千餘里兩邊漸下。南北豎嶺行數極多百餘條矣。多有山葱崖險葱翠。因以名焉。嶺南接大雪山。北至千泉。應有二千五百許里。東極烏鞞西達活國。應三千餘里。又從川西南入山險。七百餘里至

商彌國。周二千六百里。土出雌黃國人信佛寺有二所僧亦少耳。北越達摩悉帝大石山。至

尸棄尼國。周二千餘里山磧連野。又南越山河

至達摩鐵悉帝國(一名鑊侃國一名護密國)即覩貨羅之故地也。在兩山間。東西一千五百里。南北減百里。或狹不踰十里。東臨縛芻河。寺有十餘僧數蓋少。城寺石像上。懸金銅圓蓋眾寶飾之。人有旋繞蓋亦隨轉。人止便止。四周石壁莫測其然。有說聖力使之。或謂機關之祕。又西南登山入谷五百餘里。至

屈浪拏國亦故地也。周二千餘里少有信向。又西北踰嶺三百餘里。至

淫薄健國亦故地也。周千餘里都城十餘里。又西北山谷行二百餘里。至

鉢鐸創那國亦故地也。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山崖上周六七里。寺有四所僧亦少耳。山谷西行二百餘里。至

呬摩咄羅國亦故地也。周三千餘里山川相半。堅城數十。西越山谷三百餘里。至訖栗瑟摩國亦故地也。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里。都城周十五里。北至

鉢利曷國亦是故地。廣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。都城二十餘里。又從訖栗國西越峻入洞。經川城三百餘里至

薈健國亦是故地。周四百餘里都城周十六里。北度河至 阿利尼國亦故地也。周三百餘里帶縛芻河兩岸。大城周十五里。東渡河至 遏羅胡國亦故地也。北臨前河周二百餘里。大城周十五里。又從薈健國西行百餘里。出葱嶺西頭也尋山而下至。於活國亦是故地。周二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。其王突厥也。鐵門已南諸小國多屬突厥。地安平俗多信佛。寺十餘僧數百。大小兼學。西至

縛曷國四五百里。東南越山谷諸城三百餘里至

闊悉多國亦是故地。國周減千都城十餘里。山多川狹極風寒。僧寺三所眾亦少耳。東南入谷越嶺度諸小城四百餘里。至安咄羅縛國亦是故地。周三千餘里。王城周十五里屬突厥。寺有三所僧有數十。有育王一塔。山阜連屬極寒厲也。從此西南上大雪山。婆羅犀羅嶺東頭。經三日行又至極頂。通望瞻部一洲。諸山並皆四下。又尋嶺下行亦三日。極峻曲谷鑿冰而度。西經迦畢式國邊城小邑數十。又西南數百里方至王都。又西少南一千三百里。越山川至 弗栗特薩儻那國。廣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信佛法。從此南行五百餘里至

漕矩吒國(亦曰早利)周七千餘里王城周三十餘里。山川相半寺有百數。僧徒數萬皆學大乘。育王塔十所。天祠數十計多外道也。土宜鬱金香草。出興瞿草生羅摩。印度川南境^{𑖀𑖳𑖞}那呬羅山。王城東南二千餘里。至西印度伐刺拏國。方合北道南趣佛國

其北道入印度者。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餘里至瓜州。又西北三百餘里至莫賀延磧口。又西北八百餘里出磧至柔遠縣。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。又西七百餘里至蒲昌縣。又西百餘里至西洲。即高昌故地。漢時宜禾都尉所治處也。後沮渠涼王避地於彼。今為塞內。又西七百餘里至

阿耆尼國(即烏耆也)東西六百餘里。南北四百餘里。都城周六七里。僧寺十餘。二千餘人。並學小乘說一切有。戒行精勤食三淨肉。從此黑嶺胡類群分。重財輕義無禮無敬婦尊夫卑良賤一等。吉素凶皂以為服制。又西南行二百餘里。踰一小山越二大河。川行七百餘里至屈(居勿反)支國(即丘慈也)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。城周十七八里。寺有百餘僧五千餘。並學小乘說一切有。如上三淨俗大信佛。王城民宅多樹像塔不可勝記。東境大城中有天祠。池龍時出。與牝馬合而生龍駒。初生懼悞子方馴駕。故國多善馬。近王名金花者。感龍馭乘王。欲終時鞭觸其耳因即潛隱。與人婦通生子驍勇。王搆突厥殺此城人故令空荒。城北四十餘里東昭怛釐寺。佛堂中有玉石方二尺。上有佛足迹。長尺八寸廣六寸。齋日放光。王城西門外路左右。有立佛各高九十餘尺。於此建場五年一會。西有阿耆理貳寺唐言奇特也。昔王外遊觀禮聖迹。母弟留守因自割勢為防讒搆。王深異之弟後遇人犍五百牛遂愍贖之。慈善根力男形歎生遂不入宮。王

訝奇特故因置寺。又西經小磧六百餘里至

跋祿迦國(古名姓墨又名函墨)東西六百餘里。南北三百餘里。王城周五十里。寺數十僧千餘人並小乘學。西北行三百餘里。度石磧至凌山。即葱嶺北原也。水多東流。此路不得赭衣持瓠及聲叫。有犯者龍能飛風雨沙。遇必皆沒。山行自西四百餘里至大清池(又名熱海亦名鹹海)周千餘里東西長。四面有山行人祈福。又西北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。周六七里商胡雜居。已西數十孤城亦爾。又西四百餘里至千泉。泉涌多出方二百餘里。南面雪山三垂平陸。又西百五十里至咀邏私城。又西南二百餘里至恭敬城。又南五十里至

笈(奴故)赤建國。周千餘里。又西二百餘里至赭時國(唐言石國)周千餘里西臨葉河。又東南千餘里至悚(敷世)捍國。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。又西行千餘里至率覲利瑟那國。周千四百里東臨葉河。葉河出葱嶺北。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。應五百餘里至颯末建國(唐言康國)周千六百餘里南北狹。都城周二十餘里處極險固。自此東南至弭末賀國(米國也)周繞四五百里東西狹。又西北至劫布咀那國(曹國也)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。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儻迦國(何國也)周同曹國而東西狹。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(東安國也)周千餘里。又西四百餘里至

捕捍國(中安國也)周千七百餘里東西長。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(西安國也)周四百餘里。又西南行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國。順縛芻河兩岸東西可三十里。南北五百餘里。又從颯魅建國西南行。三百餘里至

羯霜那國(云史國也)周可千五百里。又西南二百餘里入大山。山路絕險又少人物。東南山行三百餘里至鐵門關。左右石壁其色如鐵。鐵固門扉懸鈴尚在。即漢塞之西門也。出鐵門關便至

覲貨邏國(古云吐出羅也)之故地也。南北千餘東西三千餘。東拒葱嶺。西接波斯。南大雪山。北據鐵門。縛芻大河中境西流。其中自分二十七國。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。由溫熱多雨故也。順河北下至咀密國東西六百餘。南北四百餘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寺十數僧出千人。大有率覲波(即古塔之別名如偷婆等)佛像靈異。又東至赤鄂衍那國。東西四百南北五百餘。王城周十餘里。寺五僧少。又東至忿露摩國。東西百餘南北三百餘。王城周十六七里。寺有二所僧百餘耳。東至愉(朔俱)漫國。廣四百餘從百餘里。王城周十餘里。寺二所僧亦不多。西南臨縛芻河。便至鞠和衍那國。廣二百餘從三百餘。王城十餘里。寺三所僧百餘。又東至鑊沙國廣三百餘從五百餘。王城周十六七里。又東至

珂咄羅國。廣從千餘里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。廣二千餘里從二百餘里。據大蔥嶺之中。王城周二十餘里。西南臨縛芻河國。南接尸棄尼國。南度此河至達摩悉帝等國。如前中道所引也。又從鐵門南而少東。五百餘里至(縛喝國。一道拘謎西南至)嚩伽浪國。廣五十餘里從二百餘里。都城十餘里。又南至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。都城周十五里許。又西北至忽懍國周八百餘里。都城周十五里餘。寺十餘

僧五百。又西至縛喝國廣八百餘。從四百餘。北臨縛芻河王城周二十餘里。俗美其國詔為小王舍城。寺有百餘僧二千餘人。並小乘學。城外西南有納縛(此云新也)寺在雪山北。作論諸師贊重此寺基業不替。像鑿名珍毘沙門像衛之。突厥葉護欲襲寺取寶。屯軍寺側夜夢天王長戟貫胸。可汗心痛因爾便死。堂中有佛澡灌受可升餘。雜色炫燿金石難名。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。色黃白而光淨。佛掃帚者用迦奢草。長二尺餘圍可七寸。雜寶飾柄。三物齋日。法俗所感放大光明。有大浮圖高二百餘尺。金剛泥塗以寶莊之。有佛舍利時放神光。又諸羅漢入涅槃者示通立塔。雖有證果不現通者則不封樹。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。各有浮圖高三丈許。即釋迦開元獻妙長者髮爪之所建也。佛以僧伽胝鬱多羅僧僧却崎。又覆蓋豎錫杖次第安布。立塔儀式令依崇建王城西七十里。迦葉波佛時所建浮圖高二丈餘。又從大城西南入雪山河三十餘里。至銳末陀國廣五六百里。縱百餘里。王城周十餘里。又西南行三百里至胡寔建國。廣五百餘從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。又西北至咄刺健國。廣同前從五十餘里。王城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。又縛喝國東至忽慄國。於此東南至紇露悉泯健國。千餘里於此北近縛伽浪國。東西五十餘里。此國東北接活國。又從縛喝國南百餘里至揭職國廣五百餘從三百餘。都城周五里許。寺十餘僧三百餘人。並小乘學。陵阜相連東南入大雪山。六百餘里出覩貨羅故地。又至梵衍那國。廣二千餘從三百餘里。在雪山中城依巖險。寺有數十僧數千人。學小乘出世部。王城東北山阿有大石佛。高一百五十尺。金寶莊嚴。又東寺左有鑿石釋迦立像。高百餘尺。分身別鑄合成。立之城東三里。寺有涅槃臥素佛。長千餘尺亦金寶莊之。東南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。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。長五寸餘廣減四寸。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。又有商諾迦縛娑(即商那和修傳法第三師)大阿羅漢鐵鉢。受九升許。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。設諾草皮之所績成。以其先世於解夏日。持此草施僧福力所被。五百中陰身生恒服之。從胎俱出逐身而長。阿難度時變為法服。受具已後又變為九條。其齒鉢等並金緘之。羅漢證滅入邊際定智願力故。留袈裟待遺法盡。方乃變壞今已少損。信有徵矣。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東入雪山。踰黑嶺至迦畢試國。周四千餘里。北背雪山三垂黑嶺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有百餘。僧六千餘人。多學大乘。其王信佛歲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。天祠數十異道千餘人。王城東三里北。山下有大寺佛院。東門南大神王像。右足下有大寶藏。近有外王逐僧欲掘。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。王軍皆仆起謝而歸。寺北嶺上有數石室。亦多藏寶。欲私關者。藥叉變為師子蛇蟲。來震怒之。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。誠願者像示妙身。安言行者。城東南三十餘里。曷邏怛羅寺。大臣所造以名目之。浮圖高百餘尺。昔臣夜夢令造浮圖。從王請舍利也。及旦至宮。有人持舍利瓶。臣留舍利令人先入。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。安舍利訖。王使追之石已合矣。齋日放光流出黑油。夜聞音樂。城西北二百餘里。大雪山頂有龍池。山下為龍立寺。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。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焰。漸滅之時方見舍利。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。城西北大河南岸。古王寺中有佛弱齡亂齒長一寸餘。又此東南往古王

寺。有佛頂骨一片。廣寸餘色黃白。髮孔分明佛髮青色。螺旋右縈。引長尺餘卷可寸許

又西南古王妃寺。金銅浮圖高百餘尺。佛舍利升餘。每十五日夜放光繞盤曉入塔中

城西南比羅婆絡山(云象堅也)頂。盤石上起塔高百餘尺。舍利升餘。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。漱口嚼楊枝。因生今為茂林。寺號楊枝也。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。越雪山度黑嶺。至北印度界。已前諸邑並名胡國。至此方合中間道也。其地名曰 濫波國(北印度所攝也。入天竺婆羅門地也)其五印度之境。周匝九萬餘里。三垂大海北背雪山。北廣南狹如半月也。七十餘國同一王命 濫波國者。在無熱池西。倚北胡活國。東南三垂黑嶺。北約雪山都城周十餘里。寺十餘僧數亦少。多學大乘。天祠數十異道特多。東南百餘里踰大嶺大河。至那伽羅曷國(屬北印度古花氏城)廣六百餘長二百餘里。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多僧少。天祠五所。異道百人

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。編石突起雕鏤非常。此即昔時值然燈佛。敷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也。經劫猶存。無憂王重法建此石塔以誌之。每於齋日天輒雨花大眾集觀。西有佛寺次南小塔。是掩泥處。王避大路遂僻建立。城內大塔故基舊有。佛齒別塔高三丈餘。云從空來既非人工。寔多靈異。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陵空來降迹處。次東有塔。是昔值然燈佛買花處 城東南二十餘里小石嶺上塔高二百餘尺。西南深澗瀑布飛流懸崖。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。門徑狹闇。昔佛於此化龍留影。煥若真形。至誠請者乃暫明現。窟外方石有佛足跡輪相發光。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。又側髮爪塔。又說蘊界塔。窟西大盤石上。有濯袈裟文。城東南三十餘里有醯羅城。四周險固中有重閣。上安佛頂骨。周尺二寸其色黃白。髮孔分明欲知善惡。香泥印之隨心而現。有佛髑髏狀如荷葉。色同頂骨。有佛眼睛大如奈許。清白映徹。並七寶小塔盛前三迹。又以寶函盛而緘封。有佛大衣細氈黃色置寶函中。微有壞相。中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柄檀為筭。寶筒盛之。近王恃力將入宮中。尋復故處斯五聖迹。王令五淨行者執侍掌護。有須見者稅一金錢。請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繁閣西北塔小而多靈。人以手觸其上。鈴震動。自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(北印度也)廣千餘里長八百里。東臨信渡河。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少空荒寺有十餘。天祠百所異道雜居 城內東北故基是佛鉢寶臺經數百年。今在波斯王宮供養。城東南八九里卑鉢羅樹。高百餘尺枝葉蒙密。昔四佛座下見有坐像。傳云。賢劫諸佛皆坐其下。昔釋迦如來於此坐已告阿難曰。後迦膩色迦王集吾骨肉在此。王後在南建塔基周一里半。金銅相輪二十五重。或云。四十層者舉高五百五十尺。有舍利一斛。初有化牧牛人。林間造三尺小塔。王擲棄之。乃於大塔第二級下。石基之側半現小塔。疾者歸愈。其大塔東面石階上。昔有金色蟻大如指如麥。相從嚙石壁文如鏤。廁以金砂作二加趺佛像。高四五六尺。又於南面石階。畫佛丈六之形。昔有二貧人。各施一金錢共畫一像。請現神變。像即現胸以上。分為兩身。下合為一。次南百餘步白石佛像高一丈六尺。面北放光夜

出繞塔。賊欲盜物像出迎之。賊退像還。大塔左右小塔數百。莊工極巧香音兩異。仙聖旋繞。佛記此大塔。七燒七立佛法方滅。已燒至三今現營構。西有故寺並前王所立。諸大論師世親菩薩。如意論師脇尊者等。造毘婆沙處。寺東北五十餘里渡大河。至布羯邏伐底城。周十四五里。東有四佛說法塔。無憂王建之。高數百尺彫鏤希世城北五里故寺東塔高數百尺。即菩薩捨千眼處。東有石塔高百餘尺。梵釋初作妙珍瑩飾。佛滅寶變金為石也。又西北行五十餘里塔者。是佛化鬼子母處。又北五十餘里塔者。是商莫迦菩薩(此云睽也)被王射處。又東南約二百里。跋魯沙城北東二十餘里。彈多落迦(即檀特也)山嶺上塔。是蘇達拏(云善牙也)棲隱之所。婆羅門捶男女處。流血塗地。今諸草木皆同絳色。巖間石室妃習定處。又西北行百餘里。越小山至大山。南有一寺塔。僧學大乘。昔獨角大仙為女亂處。沙城東北五十里大山。有大天祠。祠東南行百五十里。至烏鐸迦漢荼城。周二十餘里。南臨信渡河。從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里至

烏仗那國(北印度之正國也。古謂烏長)山谷相連周五千里。昔日輪王苑也。土宜鬱金香。夾蘇婆窣堵河。王城周十四五里。寺有一千四百僧有一萬八千。並大乘學。今多荒少其習大乘。統文略義律儀傳訓有五部焉。一法密部。二化地部。三飲光部。四說一切有部。五大眾部。天祠十餘異道雜居。王都嘗揭釐城。其東五里大塔多瑞。是佛昔作忍仙為羯利(此云鬪諍)王支解之處。城東北二百六十里。入大山至阿波邏龍泉。即前河源也。派流西南春夏合凍晨夕飛雪佛昔化暴龍。金剛以杵擊崕。龍怖歸依。請佛放雨乃許之。令人收糧。十二年一雨水災。又泉西南三十餘里。水北岸大石上佛伏龍已。留迹示之隨心長短。順流三十餘里。有佛濯衣石袈裟文如鏤。城南四百餘里。醯羅山谷尋水逆流。東上花果緣崖。或聞誼話音樂聲。方石相接。是佛昔聞半偈捨身處。城南二百餘里。大山側有摩訶伐那寺(此云大林)佛昔為薩縛達羅王(即一切施也)失國避地為貧人。故令縛送處。寺西北下山四十餘里。有寺塔高百餘尺。側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。為天說本生處塔下有石黃白津膩。是佛昔為闍法折骨寫經處。又西七十里塔。是佛昔為尸毘迦王(此云輿也)割身代鴿處。又西二百餘里。珊尼羅闍川薩哀殺地(言蛇藥也)寺塔高八十尺。佛昔為帝釋身作大蟒僵死。以施貧疫處

側有蘇摩塔。是佛變為蘇摩蛇噉者病愈事。川北崖塔病求多愈。又側有涌泉。佛昔為孔雀王。柴啄而出用救疾處。城西南七十里大河東。塔高六十尺。是嚙咀羅犀那(言上軍也)王所造。佛令以舍利與王分在河濱立塔。王以白象負歸象變為石。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。有盧醯咀迦塔(言赤也)高五十餘尺。佛昔為慈力王。刺血飲五藥叉處。城東北三十里。遏部多(言奇特也)石塔高四十尺。佛為人天說法。塔從地出現即存焉。又西渡大河四十里寺精舍有阿縛慮枳抵(云觀也)伊濕伐羅(云自在也)菩薩像(即觀世音者)感靈遠照此西百五十里山嶺。龍池周三十餘里。王城東北踰山谷。逆上信渡河。途路極險。乘緇棧梁鎖杙躡陞。千有餘里至達麗羅川。烏仗那舊所都也。大寺中有刻木梅咀麗耶(古云彌勒唐言慈氏)菩薩像。金色晃朗高百餘尺。末田底迦(即末田地)阿羅漢所造。以通力引匠升觀史多(即兜率也)天。三返觀相乃成其好。自有此像法方東流也。東行越嶺

逆信渡河。履險飛梁五百餘里渡河。又東渡縛芻河登危至

鉢露羅國。周四千里大雪山中。東西長寺數百。僧數千。學師戒行多濫。其國非印度所統。多冰雪其土出金如火色。北對婆羅犀羅大嶺。還從健馱邏國。烏鐸迦城南。渡信渡河。廣四里許。西南流清澈如鏡。毒龍惡狩窟穴其中。有持舍利寶花者船多沈沒。渡河至咀叉始羅國(北印度也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寺多增少並大乘學

城西北七十餘里。有伊羅鉢龍池。周百餘步。池東南三十里。兩山間塔高百餘尺。佛昔記慈氏興世。四大藏者此地出一。故有振動。斯周百步曾無一搖。有欲發者地振人仆。城北十二里塔於齋日常放神光。仙花天樂。近有癩者。塔於禮懺除穢塗香。不久便愈身又香潔。昔佛為戰達羅鉢刺婆王(云月光也)以頭施處。凡經千施即塔。名月光也。城東南山塔高十丈許。決目王所治育王所造。又東南越山谷七百餘里。至

僧伽補羅國(北印度也)周三千五百里。西臨信渡河。大城周十四五里。城東五十里。有石塔高二十餘丈佛所遊處。池沼十餘。四色蓮花彌覆其內

從此南返至咀叉始羅國北界。渡信渡河東行二百餘里。渡大石門。是摩訶薩埵王子捨身飯虎處。東有寺僧百餘。又南百五十里石塔者。薩埵以竹自刺血啗獸處。地及草木今猶絳色。次北石塔高二十餘丈。放光開信病歸多愈。又東五十餘里。孤山有寺塔高二百餘尺。僧徒二百人並大乘學。佛昔化藥叉不食肉處。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。至

烏刺尸國(北印度也)周二千餘里。山阜相屬。都城周十八里。不信佛法。屬迦濕彌羅。有佛塔高二十餘丈。育王所造。有寺僧少學大乘教。又東南登山鐵橋千餘里至

迦濕彌羅國(北印度也古曰罽賓)周七千里四面負山。雖有門徑狹而劣通。城西臨大河。長十三里廣四里許。寺百餘僧五千餘人。土出龍種馬鬱金火珠。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。佛滅後第四百年。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。將五百羅漢來此造十萬頌。鄔波弟鑠釋素咀纜藏(即優婆提舍論。修多羅藏。異名也)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。次造十萬頌阿毘建摩論。凡六百六十萬言。備釋三藏。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寺塔。僧徒三百人佛牙長寸半。色黃白齋日便放光。又南十五里有觀自在菩薩立像。有願見者斷食便覩。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商林寺

城西五百十里大河北接山。有寺僧百餘人。從此西南越山行七百餘里至。半笈蹉國(北印度屬罽賓)周二千餘里。寺有五所多山川。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(非正北印度乃荒服國也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千餘里。寺十所僧甚少。天祠一外道甚多。自濫波達此形體鄙薄。非印度之正境也。從此下山東南行。並是大川達遠無畔。惟以河國而分界部。雖有小山並是孤住。自此以北通連雪山。東達神州涼部以南諸雪山也。案此山亦即瞻部之巨鎮地者。於此城東南下平。渡水行七百餘里。至

磔迦國(北印度也)周萬餘里。東據毘播奢河。西臨信渡河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俗少信佛多事天神。寺有十餘天祠數百。城西南十五里奢羯羅故城。寺塔高二十餘丈。昔四佛說法經行處。又西北六里許。塔高二十餘丈。亦四佛說法處。新都城東北十餘里

。石塔高二十餘丈。多有舍利齋日放光。東行五百餘里至

那僕底國(北印度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寺十天祠八。城東南五百餘里。至闍林寺周二十餘里。佛舍利塔數百千區。并石室等。僧有三百人。學小乘說有部也。德行清高小學之博。賢劫千佛並此說法。釋迦滅後第三百年。迦多衍那(迦梅延也)於此造發智論。寺塔高二十餘丈。有四佛行坐迹處。從此東行百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(北印度也)東西千餘。南北六百里都城周十餘里。寺有五十。僧二千餘人大小專門。天祠三所外道五百人。東北越山七百餘里至

屈露多羅國(北印度也)山周四境。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寺二十餘僧千餘人多大乘學。天祠十五異道雜居。出火珠雨石。俗癩且癩。城內有塔記佛曾遊於此說法。自斯北行近二千里。山路危險至洛護羅國(北印度也)又北山行二千餘里。雪寒更甚。達秣邏娑國(又名三波訶北印度攝)又從窟露羅南行七百餘里。越山濟河至

設多圖盧國(北印度也)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。都城十七八里。佛法大盛城內外寺十所僧亦少耳。城東三里塔高二十餘丈。育王所造。傍有四佛行坐迹。自此西南行八百餘里。至波狸夜咀羅國(入中印度也)周三千里都城周十五里。寺有八所僧亦少耳。俗信外道。天祠十所異道千餘。土有稻種六十日收。東行五百餘里至

秣菟羅國(中印度也古云摩偷羅)周五千餘里都城二十餘里。寺二十餘僧二千餘人。大小兼學。天祠五所異道雜居。土植菴沒羅果。小者生青熟黃。大者始終青色。城中三塔。四佛遺迹甚多。及舍利子。沒特伽羅子(謂目乾連也)滿慈子(富婁那也)優婆釐(優波離也)阿難陀。羅怙羅。曼殊室利等諸塔。每三長月六時。諸僧尼集阿毘達磨眾。供養舍利弗塔。習定眾供目犍連塔。誦經眾供滿慈塔。毘奈耶眾供優波釐塔。尼眾供阿難塔。未具眾供羅怙羅塔。大乘眾供諸菩薩塔。尋斯諸塔不必遺身。但立像設供用呈心造。如羅怙文殊未取滅度則可知矣。城東六里有山崖寺。是尊者烏波鞠多(云近護也)之所造也。有佛指爪塔。寺北石巖室高二丈廣三丈。細籌四寸填之。近護導夫妻俱證羅漢者。送一籌乖此不在室記。又室東南二十餘里。大湏池側有塔。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施佛。佛令水和遍眾同飲。猴喜墮坑而死。便生人中。池北林中四佛經行處。大有遺迹。又東北五百餘里至薩陀泥濕伐羅國(中印度也)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三所僧七百人。皆小乘者。天祠百餘異道甚多。城西北四里塔高二十餘丈舍利一升時放大光。城南百餘里至佛寺。又東北四百餘里至

◎率祿勒那國(中印度也)周六千餘里。少荒東境臨菟伽河(即古恒河)北接大山城東南閻牟挪河。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。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河。寺有五所僧千餘人多小乘學。天祠百餘異道甚多。河西大寺東門外塔。佛曾於此說法度人。其側有佛髮爪塔。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菟伽源。廣三四里。東南入海廣十餘里。水色滄浪味甘沙細隨水而流。俗謂福水有沐除罪。或有輕命自沈。云生天受樂。有僧伽羅國提婆菩薩。化外道受正法處。渡河東至

秣底補羅國(中印度)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不信佛而敬天。寺有十餘僧八百人多小乘者。天祠五十餘異道雜住。國西北境旃伽東岸。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。出鍮石水精。城側臨大河。有大天祠多有威靈。有池編石為岸引河為浦。五印度以為旃伽河門生福滅罪處。常有百千人澡濯。從摩裕北行三百里。至

婆羅吸摩補羅國(北印度)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。都城周二十餘里寺五僧少。天祠有十異道雜住。國北大雪山有蘇伐刺拏瞿咄羅國(言金氏也)出上黃金。東西地長即東女國。非印度攝。又即名大羊同國。東接土蕃西接三波訶。北接于闐。其國世以女為王。夫亦為王不知國政。男夫征伐種田而已。又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

瞿毘霜那國(中印度)周二千餘里都城十四五里。寺二所僧百餘人而習小乘。天祠三十餘異道雜住。城固險峻。其側古寺塔高二十餘丈。佛曾於此一月說法。有髮爪二塔各高丈餘。旁有四佛坐迹。又東南行四百餘里。至聖醯掣咄邏國(中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七八里。寺十餘所僧有千餘。習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有九外道三百餘人。城依險固其外池側。佛為龍說法七日處。立塔側有四佛行坐迹。立塔表之。又南二百七十里渡旃伽河。西南至毘羅刪拏國(中印度)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。信外道少敬佛法。寺二所僧徒三百人皆大乘學。天祠五所。城中寺塔高十餘丈。佛曾於此七日說蘊界法。四佛行坐遺迹尚存於此。東行二百餘里至

劫比他國(中印度古僧伽舍也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四所僧千餘人。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。皆作天像。其狀人根形甚長偉。俗人不以為惡。謂諸眾生從天根生也。城東二十餘里大寺中僧數百人。淨人數萬頭皆宅寺側。大垣內有天帝造三寶階。中階黃金。左以水精。右用白銀。南北而列東面下地。是佛從逝多林(即祇陀林)升天善法堂。為母三月說法下降處。百年前階尚在。今並沒盡。後王倣之。猶高七十餘尺。上起精舍。側有石柱光潤映現。隨其罪福影出柱中。育王所造階側浮圖。四佛行坐迹也。佛澡浴處立塔。其所有佛入室精舍。又其側佛經行石基。長五十步高七尺。足所履處皆蓮花文。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

次前是蓮花尼化為輪王先見佛處。佛告尼曰非汝先也。有蘇部底(須菩提也)宴坐石室。知諸法空見吾法身。次東南池有龍居焉。恒護聖迹不可輕犯。從此西北減二百里至

羯若鞠闍國(中印度曲女城也)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近旃伽河。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。邪正相半寺百餘。僧徒盈萬大小兼學。天祠二百餘所。異道數千人。即統五印度之都王也。號尸羅逸多(言戒日也)吠奢姓。初欲登位。旃伽岸有觀自在像。乃請之。告曰。汝本此林蘭若比丘。金耳月王既滅佛法。王當重興愍物在懷。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。王乃共童子王。平殄外道月王徒眾。又約嚴令。有噉肉者當截舌。殺生當斬手。乃與寡妹共知國事。於旃伽側建千浮圖。各高百餘尺。城邑鄉聚達巷交衢。立精舍儲食。止醫藥惠羈貧。聖迹之所皆為立寺。二十年來五年一會。傾及府藏拯濟群有。惟留兵器用備不虞。初作會日集諸國僧。三七日中四事供養。令相論議。若

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。升師子座王便受戒。清淨無學示有崇仰。穢行彰露者。驅出國界。諸有王臣植福無怠者。携手同坐。異此不顧。王巡省方俗不常其居。行必四兵導引嚴設。汎舟乘象擊鼓吹螺。象軍八萬以威四遠惟兩三月不外遊行。宮中每日飯諸沙門。僧有千人婆羅門五百。日分三時一時理務。兩時營福。又絕血食。日例一頓。於河西寺東起寶臺高百餘尺。中有等身金像。次南起寶壇浴佛像處。於此東北十五里許。別築行宮從寺至宮。夾道為閣窮諸彫飾。樂伎不移遞奏而已。又以三尺隱起金像。載以大象寶幟其上。王為帝釋像執寶蓋左侍。有迦摩鏤波國拘摩羅王(言童子也)作梵王像執拂右侍。各五百象軍被鎧同衛。前後各百大象。樂人於上鼓奏音聲。戒日王又以真珠雜寶金銀諸花隨出四散供養三寶。其五印度尼寺稀少。縱有尼者與僧同門。食亦同處無虧戒約。然童子王刹帝利姓。語使人李義表曰。上世相承四千年。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。王於此土。城西北塔育王所造。昔佛於此七日說法。其側有髮爪塔。四佛行坐迹。又南臨菟伽河。三寺同垣異門。佛像嚴麗。佛牙長寸半。光色變改寶函盛之。遠近瞻者日有百千。守者煩撓重稅金寶。而樂禮者不辭重貨。齋日便出置高座上。散花雖積牙函不沒。寺僧清肅淨人數千戶。寺前左右精舍高百餘尺。石基甌室中像寶莊或純金銀。次東南大精舍。石基甌室高二十餘丈。是佛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處。又有四佛行坐迹。在城東南六七里。菟伽南岸上。城東南百餘里。有納縛提婆城。據菟伽河東岸。三寺同垣異門。周二十餘里。次前二百餘步。塔高二十餘丈。佛曾七日說法處。中有舍利時放光明。其側四佛行坐迹。寺北四里臨菟伽岸。塔高二十餘丈佛曾七日說法。四百餓鬼解悟生天。其側又有髮爪塔。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。又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菟伽河南至

阿輸陀國(中印度)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有百餘僧三千餘人。大小兼學。天祠有十異道少耳。城中故寺是伐蘇畔度菩薩(言世親也)數十年中作大小乘論處。城北五里菟伽岸。大寺中塔高二十餘丈。佛為天人三月於此說法。側有佛塔四佛行坐迹。寺西五里有佛髮爪塔。城西南五里。大菴沒羅林中故寺。是阿僧伽菩薩(云無著也)夜升天宮。於慈氏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等。曉為眾說。林西北百餘步佛髮爪塔。自此東行三百餘里。度菟伽北至

阿耶穆佉國(中印度)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臨河周二十里。寺五所僧千餘人習學小乘。天祠十所異道雜居。城東南臨菟伽。塔高二十餘丈。佛曾三月說法處。有髮爪青石塔。有四佛行坐迹。又東南行七百餘里渡菟伽河。南閻牟那河北至

鉢羅伽耶國(中印度)周五千餘里都城據兩河交。周二十餘里寺二僧少。天祠數百異道特多。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二三千。東北流合間有瞻博迦花。林中塔高十餘丈。佛曾於此降外道處。有髮爪塔經行迹。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。城中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。食人鬼依之。左右遺骸為積。人至祠中無不輕命。上樹投下為鬼所誘。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。土地平塏細沙彌布。古今王豪諸有捨施莫不止焉。號大施場。戒日大王亦修此業。場東合流口。日數百人自溺而死。彼俗名為生天所也。有欲行法七

日於此絕粒。自沈中流遠近相趣。乃至山獫野鹿。群遊水濱絕食沈水。當戒日王行施之時。有二獼猴雌為狗殺。雄者負屍擲此河中。其又自餓累日而死。自此西南大林野行。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(中印度)周六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十餘僧三百餘人。天祠五十外道眾多。城內故宮大精舍。高六十餘尺。刻檀佛像上懸石蓋。即鄔陀衍那王(古優陀延也唐云出愛)之所造也。靈光間起。諸王以力欲舉。終莫之移。昔佛為母上天說法。王請目連神力接工。就天摸相。及佛下天像便起迎。佛慰喻曰方為佛事。舍東百餘步。四佛行坐迹。佛浴室井今猶充汲。城內東南隅具史羅長者宅。有佛精舍髮爪塔。其大塔側又有四佛行坐迹 城西九里石窟。佛曾遊此伏毒龍也。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。旁有佛經行迹及髮爪塔。病求多愈。釋迦遺法滅在此國。貴賤入境自然感傷。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。度菟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。周十里許。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。塔高二十餘丈。佛曾於此六月說法。有經行迹及髮爪塔。自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(中印度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十七里。寺二十僧三千人。天祠五十外道巨多。城南道左右。寺塔高二十餘丈。佛曾於此六年說法。側有奇樹高七十尺。春冬不改是佛齒木棄而茂生。諸邪見者競來殘伐尋生如故。側有四佛行坐迹并髮爪塔。基角相連林池交影。自此東北五百餘里。至 室羅伐悉底國(中印度即舍衛也)周六千餘里都城荒毀。故基周二十餘里。寺數百僧徒少。天祠百餘外道甚眾 荒城故殿東基上小塔。是鉢羅犀那恃多王(古云波斯匿唐言勝軍也)為佛造堂處。次側故基上塔。是王為佛姨母鉢羅闍鉢底(古云波闍波提此云生主)比丘尼造精舍處。次東塔是蘇達多(云善施也)之故宅也。側有大塔。是鴛婁利摩羅(言指鬘也)捨邪處也。城南六里許逝多林。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尚有石柱。高七十餘尺育王造之。甌室一存餘並湮沒。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。東北有佛洗病僧塔。西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。不遠并塔佛所汲用。又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。靈藥異香常降其所。又外道殺女以謗佛處。立塔表之。寺東百步大深坑。是調達欲毒害佛生陷處。南有大坑。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陷處。又南八百步大深坑。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陷處。此三坑皆洞達無底。洪雨大注終無停偃 寺東七十步精舍名曰影覆。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。與外道論處 次東天祠量同精舍。初日影西不蔽佛舍。晚日蔭東遂覆天祠

又東四里大澗池。是毘盧釋迦王(舊云流離也)陷入地處。後人立塔記之 又有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換處。亦立塔記

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。中有佛經行迹塔。其緣勝軍王抉五百賊眼。聞佛慈力一時平復。捨杖遂生。城西北六十里故城。是人壽二萬歲時。迦葉波佛本生處。其北有塔。即此佛全身舍利之所。育王造塔表之 又東南行五百餘里。至

劫比羅伐率堵國(中印度古云迦毘羅也)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並無人住。宮城周十五里許。以甌成之。故寺千餘宮城一。寺僧三十餘。天祠二所外道雜住。城內正殿基上。精舍中作王像

其側是摩訶摩耶(言大術也)夫人寢殿基上。精舍作夫人像。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。神降之相彼執不同。上座部云。當唐國五月十五日。諸部又云。當此五月八日。此蓋聞見之異耳。其側有仙相塔。城南有塔。是太子搥力擲象。越城墮地為大坑處。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像。其傍精舍是妃寢處。作耶輸陀羅并羅怙羅像。別本云。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。又城東南隅精舍中。作太子乘白馬凌空踰城處。四城門各有精舍。作老病死沙門像。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。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所。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。是人壽六萬歲時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。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也。無憂王於前建石柱高三丈餘。

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。是人壽四萬歲時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。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也。無憂王為建石柱銘記之。高二丈餘。城東北四十餘里。有太子坐樹下塔。大城西北數百千塔。是誅釋子塔。有四釋子拒軍。城人不受被放出境。一為烏仗王。三為梵衍等王。至今不絕。城南尼拘律樹塔。是佛初來見父王處。城南門外塔。是搥射處。東南三十餘里。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。俗傳箭泉病飲多愈。或持泥傅額隨苦皆愈。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。釋種浴池花水相映。其北二十五步無憂花樹。今已枯悴佛誕處也。有說云。當此三月八日者。上座部云。當此三月十五日者。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。初佛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。所蹈之處出大蓮花。既右脇生天帝衣接。四王捧之置金几上。凡施四塔并立石柱表之。旁有小河東南而流。俗號油河。是太子產已。天化此地光潤令沐。以除風虛今變水河。尚膩如油。從此東行二百餘里。荒林中至。

藍摩國(中印度)多空城。東南佛塔減百尺。昔初八分之一舍利也。靈光時起側有清池。龍變為蛇出繞其塔。野象採花以散之。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。

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。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。付闍鐸迦還父王處。又東有贍部樹枯株尚在。有小塔是太子以餘衣易鹿皮處。其側塔者剃髮處。年自不定或云十九。二十九者。又東南野行百九十里。尼拘陀林塔。高三丈餘。昔人於佛焚地。收餘灰炭於此起塔。病者祈愈。有四佛行坐迹。塔高百餘尺。左右數百小塔。又東北大林路險五百里。至。

拘尸那揭羅國(中印度)城頽荒人物少也。內東北角塔是准陀故宅。其井猶美營供所穿。城西北四里。度阿特多伐底河。此云有金也。近西岸娑羅林。兩林間相去數十步。中有四樹特高。大甗精舍中。作佛涅槃像。北首而臥。旁塔高二百餘尺。前有石柱記佛滅相。有云。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。說有部云。當此九月八日。諸部異議云。至今貞觀二十年。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。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。或云。千三百年。或千五百餘年。或云。始過九百未千年者。精舍側有佛。昔為雉王救火及鹿救生。各立一塔。次西塔者。是蘇跋陀羅(言善賢也)滅證處。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躄地處。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。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陀上天。告母降來哭佛處。城北度尼連禪那河。三百步塔者。是佛涅槃般那(言焚燒也)處也。地今黃黑土雜灰炭。有祈感者咸獲舍利。

次側一塔佛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。次又一塔前立石柱。刻記八國分舍利事。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。又大林行五百餘里。至

婆羅痾(女黠)廝國(中印度古波羅奈也)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菟河。長減二十里廣六里許。人居盛滿多信外道。寺三十餘僧三千餘並小乘正量部。天祠百餘外道萬餘。多事大自在天根也。大城中天祠二十所。天根高百餘尺。城東北婆羅痾河。西塔育王造。高十餘丈。前立石柱碧蘇現佛。河東北十餘里鹿野寺也。區界八分連垣周堵。層軒重閣僧徒一千五百人。並小乘正量部。有佛精舍高二十餘丈。甄龕四合節級百數。皆隱起金像鍮石佛等。次西南塔高百餘尺。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。洞澈清淨誠感像現。隨其善惡。即成道已。初轉法輪處。其側三塔。即昔三佛行坐處。傍有諸塔。五百獨覺入滅處。又側一塔。慈氏菩薩受記處。又西一塔是佛過去。為護明菩薩。迦葉波佛授今成佛處。次南四佛經行處。長五十步高七尺。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。像形特異肉髻上髻。髮頭抽出神而有徵。寺迹極多精舍浮圖。乃數百事不可具也。寺西清池周二百步佛嘗盥浴。次西小池佛嘗滌器。次北小池佛嘗浣衣。三池龍止味甘且淨。有慢觸者。金毘羅獸即而害之。側有方石。上有佛袈裟文迹。外道兇人有輕蹈者。池龍輒興風雨。

側有浮圖。佛曾作六牙象王。見獵者被法衣故拔牙與處。側又一塔。佛昔為鳥與獼猴象相問誰大處。又大林中塔。佛與調達昔為鹿王。佛代孕鹿命處。鹿野之號因而生焉。寺西南三里。大塔高三十丈基峙壯麗。側又一塔。是五人迎佛處。大林東三里塔者。佛昔為兔與諸獸聚。自知形小燒身饋之。因感天帝下讚。故使月輪有兔像現。寺東順菟伽河三百餘里。東至戰主國(中印度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臨菟河周十餘里。人盛滿寺十所。僧減千人並小乘。天祠二十所異道雜居。城西北寺塔佛舍利一升。昔佛於此七日說法。并四佛行坐迹。有慈氏菩薩像。形小而威德大。城東北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賴拏寺(云不穿耳)因緣北方僧也。寺東南渡菟河百餘里至大邑。河北岸那羅延天祠重閣甚嚴。又東南三十餘里有降鬼塔半已陷地。前建石柱高二丈餘。即佛為噉人鬼說法處。鬼置石座千數。茂林清池不遠。數寺皆有僧住學大乘者。又東南渡河百餘里塔者。即分舍利瓶及餘舍利也。每齋日放光。又東北渡菟伽河百五十里。至

吠舍釐國(中印度古云毘舍離也)周五十餘里。邪正兼半寺數百。現存五三僧少耳。天祠數十露形多之。城已頽毀故基周七十許里。宮城周五里許。少人居住。宮城西北六里。寺塔是說淨名處。

又東身子證果塔。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。無憂王取九升。均造餘塔。後更有王欲開。地震遂止。西北有塔石柱高六丈。次南獼猴為佛穿池。池西群猴持佛鉢。上樹取蜜處。池南猴奉蜜處。各有塔記。寺東北四里許塔。是淨名故宅基尚多靈神。其舍疊甄。傳云積石。即說法現疾處也。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。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。并長者寶積宅。菴羅女宅。佛姨母入滅處。皆立表記。寺北四里塔。佛將往拘尸天人送立處。次復一塔。是佛最後觀城邑處。

次南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。其側一塔。是佛三告阿難住壽涅槃處。又側一塔。是千子見父母處。即賢劫千佛也。東故重閣講堂基塔。時放光明。是佛說普門經處。城西北六十里大塔。是佛別栗咄婆子處。

大城西北減二百里故城塔。佛說本生。曾於此為大天輪王事。

國城東南十五里大塔。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。又南減百里。大寺層臺重起。僧學大乘四佛行坐迹。側又一塔。是佛南趣摩揭陀。北顧吠舍釐城中息迹處。寺東三十里。菴伽河南北岸各一塔。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。從北岸東北行五百餘里。至

弗栗恃國(北印度也人謂三伐恃)周四千餘里。東西長。寺十餘僧減千人大小通學。天祠數十外道眾矣。故宮城中有三千家。菴伽東北岸塔高二丈餘。南望長流。佛度五百漁人處。由捕得大魚十八頭。頭各兩眼。又東北百餘里故城西。塔高百餘尺。佛嘗六月說法度人。又北百五十里佛髮爪塔。又西北千五百里。入山谷至

尼波羅國(北印度)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雜信寺及天寺極多。僧二千餘人。大小兼學王純信佛。城內有閣高二百餘尺。周八十步上容萬人。面別三疊。疊別七層。徘徊四廈刻以奇異。珍寶飾之。

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。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沱水。周二十步。早澇湛然不流常沸。家火投之遍池火起。烟焰數尺。以水洒火火更增熾。碎土以投。亦即燃盡。無問投者並成灰燼。架釜水上煮食立熟云。此水中先有金櫃有國王將人取之。櫃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。夜神告曰。此是慈氏佛冠。下生擬著不可得也。火龍所護。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。寺居重疊狀若雲霞。松竹魚龍隨人馴附。就人取食犯者滅門。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。今屬吐蕃又從吠舍。南百五十里渡菴伽河至摩揭陀國。即常所謂摩竭提王舍城也。

釋迦方志卷上

釋迦方志卷下

終南太一山釋氏

遺跡篇之餘

遊履篇

通局篇

時住篇

教相篇

釋迦方志遺跡篇第四之餘

◎摩揭陀國(中印度也古者訛耳)周五千餘里。城少人居邑落極多。寺五十餘。僧徒出萬多大乘學。天祠數十異道甚多。故城在王舍城山北。倚東二百四十里北臨菟伽河。周七十餘里人壽多歲。時號拘蘇摩補羅城。言香茅華宮也

人壽數千歲時。更因波吒釐樹名波吒釐子城。古名巴連弗者訛也。故宮北石柱高數丈。無憂王作地獄處。佛涅槃後第一百年。有阿輸迦王(言無憂也)即頻毘婆羅王之曾孫。自王舍城遷都此城。重築外郭。出異種稻。粒大而美光色奇異。名供大人米也。宮北臨菟伽河小城千餘家見存其獄石柱。南大塔寶飾覆鉢石作欄檻。即八萬四千之一也。安佛舍利一升。時有光瑞即無憂遇近護羅漢。役使鬼神所營。其側精舍中有大石。是佛欲涅槃。北趣拘尸南顧摩揭。故蹈石上之雙跡也。長尺八廣六寸。輪相華文十指各異。近為羯羅拏蘇伐刺那言金耳國。設償迦王言月也。毀壞佛跡鑿已還平文采如故。乃捐菟河中尋復本處。次側有四佛行坐塔

故宮北大石室。即育王為弟所造。次有大水槽育王飯僧者。宮西南小石山。周巖澗谷數十石室。育王為近護羅漢役鬼所為。傍有石池俗名聖水。飲者病愈。山西南五塔面各數百步。育王建八萬四千塔已。尚餘五升舍利更造此塔。靈異間起。有王將此作難陀王五藏興軍掘之。地震山傾塔中大呼。士卒僵仆。故城東南屈屈吒阿濫摩寺(言雞園也)昔有論議屈於外道。十二年來不擊犍槌。有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(此言龍猛或云龍樹)來至伏諸外道始擊犍槌。故塔名擊犍槌也

次北有鬼辯塔馬鳴事

城西南隅二百餘里。古寺塔中四佛行坐跡。又寺西南百餘里。大寺僧徒千數並學大乘。合有四院。觀閣三層崇基重戶。中間三精舍金銅隱起。中有立像高三丈。左多羅菩薩右觀自在。並鍤石鑄成。三所各有舍利一升光相時起。寺西南百里。大山上石塔高一丈餘。佛於大盤石上入定。經宿諸天雨光以感慕。故起寶塔高一丈許。今變為石。惟遙望見烟霞。止居靈聖龍蛇窟穴驚鳥猛獸。古今無人達者。山東崗塔佛於此立觀摩揭國處。山西北三十餘里。山寺負嶺疎崖置閣。大乘學瞿摩末底菩薩。唐言德慧。伏外道處。今有僧五十餘人

又西南二十餘里孤山寺。有論師尸羅跋陀羅。唐言戒賢。今見在初伏外道得邑捨而造之。其處竦一危峯。如浮圖形置佛舍利

又西南五十許里。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。少人物婆羅門千餘家住。仙人之胤也。王所不臣眾咸加敬。城北三十餘里清泉。俗傳聖水。飲濯之者罪消也

城西南六里許。伽耶山也。谿谷杳冥世謂靈岳。自古君王登封告成也。頂有石塔高百餘尺。時放奇光。佛於此說寶雲等經

山東南尼連河減二里許。至鉢羅笈菩提山。言前正覺也。佛將證先登因名也

佛自東北崗上頂。欲入金剛定振地投山神懼告。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澗坐石。地山又震。淨居天告曰。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。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。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覺。佛方就之。仍為石室龍留影也。今或有見者。及無憂興世。於諸靈跡皆表浮圖。雨諸天華。每竟安居。法俗同往登山供菩提樹。其菩提樹周垣甃以崇固之。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。奇樹名華連陰列植。正門東開對尼連禪那河。南門接大華池西阨險固。北門通大寺。其壩院內聖迹諸塔精舍星張相布。樹垣正中金剛座者。賢劫初成與大地俱。大千界中。下極金輪上至地際。金剛所成周百餘步。千佛同坐入金剛定。故因號焉。即證道之所也。又曰。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。佛證覺後自入末法。沙土彌覆不見本質。傳佛說耳。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。南北標界面南而坐。記云。此像身沒佛法當滅。南隅象者今沒胸臆

佛在世時。菩提樹高數百尺。枝黃葉青冬夏不改。佛涅槃至葉凋尋復。後為無憂王伐截。於西數十步聚而燒之。用以祠天。烟焰未止忽生兩樹。猛火之中茂葉同榮。因謂灰菩提樹。王親信生以香乳灌餘根者。至旦樹生如本。王妃忿之又夜重伐。王重所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。壘石周垣其高丈餘。近為金耳國月王又伐此樹。掘至泉水不盡根抵。乃縱火焚之。又以甘蔗澆之。令焦爛絕其本也。數月之後為補刺拏伐摩王。此言滿胄。即無憂王之玄孫也。聞樹被誅舉身投地。請僧七日經行繞樹。大坑以數千牛乳灌之。經六日夜樹生丈餘。恐後剪伐。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。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。圍可三尺

樹東青甃精舍高百六十餘尺。基廣二十餘步。上有石鈎欄繞之高一丈。層龕皆有金像四壁。四壁鏤諸天仙。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。即此所謂寶瓶及寶臺也

東南接為重閣三層檐宇特異並金銀飾鏤。三重門外龕中。左觀自在右慈氏像。並鑄銀成高一丈許。無憂王造也。精舍初小後因廣之。內置成道像。有婆羅門應募造之。惟須香泥及一燈內精舍中。六月閉戶作之乃成。尚餘四日僧咸怪之。因開觀覓見像儼然。東面加坐右足加上。左手斂右手垂。不見作者。坐高四尺二寸。廣一丈二尺五寸。像高一丈一尺五寸。兩膝相去八尺八寸。兩肩六尺二寸。相好具足。惟右乳上圖飾未周。更填眾寶遙看其相。終似不滿。有僧夢匠者云。我是慈氏。恐工拙思故自寫之。言垂手者。像佛語魔指地為證。近被月王伐樹。令臣毀像王自東返。臣本信心乃於像前橫施甃障。心愧闍故置燈於內。外畫自在天像。功成報命。月王聞懼舉身生胞

。肌膚皆裂。尋即喪沒。大臣馳返即除壁障。往還多日燈猶不滅。今在深室晨持鏡照乃覩其相。見者悲戀敬仰忘返。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。上座部云。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。時年三十者。或云。三十五者。斯之差互彼自不同。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。猶神州曆元各各不同。三代定正延縮不等。何足怪也。且據一相取悟便止

佛成覺已七日寂定。至於樹北七日經行。南北往來十餘步許。異華隨跡有十八文。後人甄壘為基高三尺餘。俗云。聖跡基也。表人命之脩短者。先發誠願以繩度之。隨壽短長增減有驗。此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。作佛上望仰觀樹相。為報恩像。當時七日目不暫捨。樹西大精舍鑿石像。東面立飾奇珍。前有青石奇文異彩。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。帝釋起七寶座。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。今寶為石。樹南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草。帝釋化人以姑尸草(言吉祥也)以奉佛處。育王造塔表之。次東北塔。是證果時。青雀來繞群鹿呈祥處

樹東大路左右各一塔。是魔王嬈佛衰退處。樹西北精舍中。迦葉波佛時放光明。俗云。至誠七繞生得宿命智。又垣西北塔。鬱金香泥高四丈餘。樹垣東南隅。尼拘盧樹側有塔。精舍中有座。佛初證果時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。垣內四隅皆有塔。初佛受草趣樹。先至西南地動。又向西北又東北。又東南並地為震。即西北至樹下。東面坐金剛座上。地方安靜故立塔記。垣外西南二牧牛女宅處其側煮糜處。又側佛受糜處。皆立表塔。樹南門外大池。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。次南池者帝釋所造。為佛濯衣池西大石。天帝雪山將來。為佛曬衣。側塔是佛納故衣處

次南林中塔。佛受貧母施故衣處。化池東林龍池清黑味甘。岸西小精舍中像。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。龍王繞佛七匝。化多頭蓋佛處。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像。側有經行跡七十餘步。南北各有卑鉢羅樹。往來攀而後起。即苦行六年日食一麻麥處。今有疾者香油塗象多愈。又有五人住處塔。又東南塔。佛入尼連河浴處。次近河佛食乳糜處。於道樹下受解脫也。其側二塔。長者獻蜜妙處。樹東南塔。是四天王四方來。各持金鉢及諸寶鉢。佛皆不受。乃各持石鉢。紺青映徹方總受之。按為一鉢外現四際。其側有塔。成道後為母說法處。現神變處。度優婁迦葉千人處。又西北伏火龍處

五百獨覺入滅處。目真龍池南。迦葉謂佛溺水處。魔怖佛處。皆立表塔記之。樹垣北門外。即摩訶菩提寺。庭宇六院觀閣三重。周垣高五丈許。佛像鑄金銀。莊嚴工巧極世華美。塔又高廣有佛舍利。大如指節。光澤鮮白通徹內外。內舍利者。大如青珠。形帶紅色。每年至佛大神變月。出以示人(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。於唐正月十五日也)於此時也放光雨華。大起深信。其寺常僧減一千人。習大乘上座部。法儀清肅。是南海僧伽羅國王。請中印度大吉祥王立之。經今四百年矣故寺多師子國人。又菩提樹面十餘里。聖跡相隣差難備舉。每年比丘解安居訖。四方諸俗百千萬眾。七日七夜香華伎樂。遍林供養禮拜奉慶。印度諸僧。以唐五月十六日入雨安居。以唐八月十五日解夏。斯亦隨終一變不可約之。如雪山北有國。坐春坐秋者。意以一年之內多濕熱處。制三月住。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。若據修道何時不安。故三時遊行通制有罪。必有緣務

亦開兼濟。不執也。菩提樹院東渡尼連河。大林中塔北池者。佛昔為香象子。侍盲象母處。前建石柱。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。側有四佛行坐跡。林中小石柱。是鬱頭藍發惡願處。又東度莫訶東大林野行百餘里。至屈屈吒播陀山(言雞足也)亦謂婁盧播陀山(言尊足也)直上三峯狀如雞足。隋絕孤起迥然空表。半下茂林半上蔓草。尊者大迦葉波。於中寂定故因名焉。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袈裟。傳付慈氏佛。令度遺法四部弟子。迦葉承旨佛涅槃後第二十年。捧衣入山以待慈氏。上有一塔。靜夜望之明炬自照。雞足山東北百餘里。至佛陀伐那山。北崖大石室。佛止數年旁有磐石。帝釋摩檀塗佛今猶芬烈。從空谷東出三十餘里。申瑟知林(言杖林也)滿山谷。昔有人以丈六竹杖量佛。而恒出杖表。因投杖而去。遂生根而被山焉。中有一塔。佛曾七日說法處。林中有勝軍居士。以香末為泥作五六寸塔。上書經文名法舍利也。三十年間晝夜無怠。凡作七億每一億小塔。作一大塔盛之。請僧法會稱慶其事皆放光明。杖林西南十餘里。大山陽二溫泉甚熱。佛化浴焉。遠近沐者沈痾皆愈。側有佛經行像塔。林東南七里許。大山嶺上石塔。佛於此兩三月為天人說法。頻毘婆羅王疊石為道。廣二十餘步長四里許。大山東北四里許。至孤山仙人室也。又東北五里小孤山壁石室可坐千人。佛於此三月說法。室上磐石梵釋於此摩檀塗佛。今猶郁烈

室西南隅巖岫。即阿素落宮。石室側頻毘王往佛所棧道。斷石通路長五里許作階也。又東行六十餘里。至矩奢揭羅補羅城(此云茅城)上茅宮城即摩竭陀之正中也。多出香茅國中最勝。古來諸王都其山。城門闕在焉。因香為名。崇山四周以為外郭。西通狹徑北關山門。東西長周迴一百五十里。樹華含茂皆作金色。內城周三十餘里。城內荒涼都絕人物。北門外塔。佛舒手現五師子。伏提婆醉象處。又東北塔。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道處

塔北大深坑旁塔。是室利毘多(言勝蜜也)設火坑以害佛處。坑東北山城之曲有塔。是縛迦醫王宅。為佛建說法堂。周垣華果藥株尚在。佛多止中。宮城東北十五里許。至姑栗陀羅炬吒山(言鷲峯亦鷲臺。古耆闍崛也)接北山陽。孤起頂上東西長臨崖。西陲軛室廣高奇製。其戶東開。佛住世五十年。多居斯室說法。今作等佛身像。昔影堅王為聽法故。自山至峯跨谷陵巖。編石為道階。凡六里廣十餘步。從杖林石室至此。三階即猶存焉。階側二小塔。一令王下。一簡凡人。其上精舍東長石。佛曾經行履之。旁有大石高丈四五。廣三十餘步。是提婆所擲佛者。其南崖下塔。佛此說法華經處

精舍南山崖大石室。佛於此入定。阿難別室魔怖之。佛以手通石摩頂。見有通穴。精舍東北大石澗大磐石。佛曬衣處。文今明徹。旁有佛跡輪文入石。北山頂塔。佛望摩揭城。七日說法處。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。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。今猶數十尚兼冷暖。源發雪山無熱惱池潛流出此。猶清且美味同本池。並彫石為師子之首。石以周流下乃編石為池。浴者病差。諸有僧寺多取飲之。以水沐髮終身常淨。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。經今五載髮常潤淨不可思議。泉左右塔及精舍故基羅列。並四佛行坐跡。此中山林相兼隱者見處。泉西卑鉢羅石室佛昔恒居。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。此毘布

羅山上塔。是佛說法處。今露形外道居之。山城北門左南崖陰。東行三里許大石室。調達入定處。室東有班血磐石。上古有比丘修定不證。自刺頸便證羅漢。升空化火自焚處。崖上石塔。習定者投崖證果處。北門外一里餘。至迦蘭竹園精舍。石基甌室東開。佛多止中。室尚存矣。今有等佛身像。竹園東大塔。是阿闍多設咄路(云未生怨)即闍王也。得舍利分所建。後無憂王開之別建諸塔。餘在者時放光焉。側有佛經行處。東有阿難半身塔。竹園西南六里許。南山陰大竹林中大石室。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。於此集三藏處。僧中上座即號上座部焉。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。名證果塔也。

西行二十餘里塔者。是諸學無學大眾法集五藏處。因謂大眾部焉。竹園北二百餘步迦蘭池。佛多說法今枯涸也。池西北三里許塔。育王立高六十尺。石柱五十餘尺。上刻立塔事。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呷城(即新王舍城。本寒林地。闍王移都所築。當茅城東北四里)外郭已壞。內城周二十餘里。面有一門。無憂王更都香華城。將此施婆羅門。今住者減千家。宮城西南二小寺。佛昔說法處。諸國客僧多來投止。次西北塔。殊底迦長者故里(即樹提伽也此言星曆)王城南門外道左塔者。佛說法度羅怛羅處。

又北三十餘里至

那爛陀寺(言施無厭)本南菴沒羅園也。昔有五百商人買以施佛。於中三月說法。前後五王之所合造。一鑠迦羅阿迭多王。此言帝日。創造此寺。二佛陀毘多王。此云覺護。次南造寺。三咀陀揭多王。此言如來。次東造寺。四婆羅阿迭多王。此言幻日。次東造寺。五伐闍羅王。此言金剛。次北造寺。周垣峻峙高五丈許。總有七院。院別三層同為一門。歷代興建窮壯極麗。寺立嚴制。立寺已來女人不至。知事十人每夕巡檢。未具受者齒敘為次。僧徒數千。遊學名僧通數將萬。多是俊才通學。聲馳異域者。其人數百。故印度諸僧皆仰則焉。其有不談藏旨者。形骸自愧。故殊方來議守門者詰問多屈而返。或客遊後進詳論藝能。其退飛者固十有七八矣。所以高才博達強識多能。明德引人聯暉接物。至如護法護月指績芳塵。德惠德堅流譽物表。光支清論勝友高談。智月風鑒戒賢志業。皆純粹於當時。並昭彰於遂古。既學冠舊儀述作論釋。各數十部盛世流布。故寺聖跡略而可敘。寺西精舍佛曾三月說法。次南百步小塔。遠方僧見佛處。又南有觀自在菩薩立像。或見執香爐繞精舍右旋者。次南一塔。佛曾三月住剃剪處。疾繞多愈。

西垣外池側塔。是外道執雀問佛處。東南垣內五十餘步。有奇樹高八九尺。其幹兩披。佛昔嚼棄生而如此。

次東大精舍高二十餘丈。佛曾四月說法處。次北百餘步精舍觀自在像。見感不同。或立門側或出檐前。故國法俗咸別供養。

次北大精舍高三十餘丈。戒日王造莊嚴度量。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精舍也。次東北塔。佛曾七日說法處。西北即四佛坐處。

次南鑿石精舍高八十尺。戒日王造今猶未了

又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像。高八十餘尺。六層閣盛滿曹王所造。此北三里甄精舍中多羅菩薩像量高靈異。歲之元日盛興供養。諸國王臣寶樂俱奏七日乃止

寺垣門內大井。佛為商侶熱渴。指地曰此可得水。因以車軸築之。泉涌飲之悟聖也

寺西南九里許。沒特伽羅故里。育王造塔記目連也 又東四里許。是頻毘王此云影堅迎佛處 又東南二十餘里。舍利子故里育王建塔。旁有尊者遺身塔及井在矣

又東南五里塔。迦葉波佛時有三億大羅漢。同此入滅處 又東三十餘里帝釋窟也。巖谷危險華林竦茂。兩峯特起西巖南面石室。佛曾止住。釋以四十二疑畫石請問。其跡向存。今像擬昔。入禮肅然。嶺上四佛行坐跡。東峯有寺。僧夜西望見石室前有燈炬然。帝釋峯寺前有雁塔其緣如經。帝山東北百六十里許。至迦布德寺(云鵠也)僧有二百人。寺東有塔。佛為大眾一宿說法。往昔佛作鵠投火與羅者食事。東有育王塔。塔南三里孤山甚高峻。多塔廟上觀自在像軀小威大。手執蓮華頂戴佛像。斷食七日乃至一月。便見真儀從像中出。即僧伽羅王所造精舍也。又東南行四十里。寺僧五十人小乘學。大塔多靈。佛為梵王等七日說法處。側有四佛行坐跡 寺東北七十餘里旃河南。天祠東大塔。佛曾一宿說法處 又東入山林百餘里。大寺育王塔。佛曾三月說法處 北三里大池。周三十餘里。四色蓮華四時間發。又東入山林二百里。至

伊爛拏鉢伐多國(中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北臨旃河周二十里。寺十所僧四千餘人。多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二十餘異道雜住。城中二寺各減千僧。並小乘學。城北河側伊爛拏山。古來五通仙常居。今有天祠。佛於此三月說法。城南塔佛曾三月說法。傍有三佛行坐跡。國西界旃河南岸。孤山長一里餘。佛曾三月安居。降薄句羅鬼藥叉處山東南崖下大石上。佛坐跡入石寸餘。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。上有塔蓋。次南石上佛摺稚迦(即澡罐也)底深寸餘八出華 又坐跡東南藥叉跡。長尺六寸廣八寸深二寸。山頂有藥叉故室。北有立佛跡長尺八闊六寸餘深半寸。上塔覆西有溫泉六七極熱。國南大林多野象極大。從此順旃河南岸。東行三百里至

瞻波國(中印度也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北臨旃河。周四十餘里。寺數十僧二百餘人小乘學也。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。城以甄壘高數丈。却敵崇峻。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。後有天女降人中。遊旃河濯流自媚。感靈有娠生四子。分瞻部洲分疆建邑。此則一子之都城。即瞻部之始主也。地溫熱宜象耳。城東百五十里旃河南水環孤洲。中山崖上天祠多靈。其國界野象群遊。又東四百餘里。至

羯朱唵祇羅國(中印度)周二千餘里。寺七所僧三百餘人。天祠十所異學雜居。地多泉濕。城北旃河岸有大高臺以甄為之。四面鑿佛天等像。南境多野象耳戒日王遊巡東天於此築行宮。又東度旃伽河六百餘里。至

奔那伐彈那國(中印度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人盛滿。寺二十餘僧三千餘人大小兼學。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偏多。城西二十餘大寺。僧七百餘人並大乘學。東印度境名僧出此。有育王塔。佛曾三月於此說法。齋日放光。側有四佛行坐跡。次精舍中作觀自在像。神降非一。人多絕粒祈者必感。土地卑濕。出般耶婆果。既多且貴。大如鶴卵。或在樹枝及根中。如茯苓也。又東九百餘里渡大河。至

伽摩縷波國(東印度也)周萬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至今未有佛法。自事天神。天祠數百。異道數萬人。有摩羅王(言童子也)據之。相承千餘世矣。土泉溫郁人物昌盛。其國東境接唐西南。有諸蠻獠於彼朝貢云。可兩月行。便入蜀之西界。其國東南又饒野象。其王聞沙門玄奘名略遠來中天。迎請東達。既見傾仰奄若舊交。生信釋門光開佛教。奘又論議伏諸外道。授以歸戒更廣揚化。是則東天佛教由奘弘之。聲唱遐塞戒日王知。又延西返重加禮敬。事在別傳。從此南行千三百里。至

三摩呬吒國(東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近海卑濕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寺三十餘僧二千餘人。上座部也。天祠百餘異道露形甚盛。城側育王塔。佛曾七日說法處。旁有四佛行坐跡。側寺中青玉像高八尺。相具盛嚴。自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。有室利差呬羅國。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。次東有墮羅鉢底國。次東有賞那補羅國。次東有摩訶瞻波國。即林邑也。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。凡此六國道阻不行。又從三摩呬吒國西行九百里。至

耽摩栗底國(東印度)周千五百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濱海卑濕。寺十所僧千餘人。天祠五十異道雜居。育王立塔四佛行坐跡。又西北行七百餘里至

◎羯羅拏蘇伐剌那國(東印度金耳國也)周四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物殷盛邪正兼半。寺十餘僧二千餘人。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五十餘異道甚多。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

城外寺塔育王所造。佛嘗七日於此說法。側有精舍四佛行坐跡。又西南七百餘里。至

烏荼國(東印度也)周七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信佛法寺百餘僧萬餘人並大乘學。天祠五十異道雜居。塔有十餘並佛曾說法處。西南境大山中。大寺石塔多瑞齋日放光。承露盤下覆鉢勢上。以華蓋笥置之便住。如磁石吸針也。自此西北山寺。塔異寺同前。二塔神鬼所造。東境臨大海。折利咄囉城(言發行者)周二十餘里。入海商人止路次。城外五寺臺閣崇高尊儀巧異。南去海中僧伽羅國二萬餘里。靜夜望彼佛牙精舍。數百尺表上鉢曇摩羅伽寶(寶大如升即琥珀也)珠光挺照懸燭此城。又西南大林千二百餘里。至

恭御陀國(東印度)周千餘里。城都周二十餘里濱海。土熱濕。多有奇寶螺貝真珠大青象等。其俗信外道。天祠百所。異道萬餘人。境內小城數十據山海住。又西南大荒林。行千五百里許。至

羯陵伽國(南印度)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少信佛法。寺十餘僧徒五百餘人。大乘上座部。天祠百餘異道甚多。城南育王塔高百餘尺。四佛坐處。境北乘大山嶺上塔高百餘尺。劫初人壽無量時。獨覺入滅處。國中深林數百里出香象。隣國所重。昔五通仙巖栖人觸通退。便以惡呪殺此國人。今猶少也。又此西北山林中。行一千八百餘里。至

僑薩羅國(中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山嶺周境林藪連接。城周四十餘里邑里相望。大信佛法。寺百餘僧減萬數並學大乘。天祠七十異道雜居。城南故寺塔。佛曾現通伏外道處。後龍猛菩薩止此寺中。又西南三百餘里。有跋邏末羅耆釐山(云黑蜂也)岌然特上峯峭斗絕。既無崖谷宛如全石。其國昔有引正王。為菩薩鑿山造寺。去山數十里鑿開孔道。當山下仰穿疎石。長廊步檐崇臺重閣。閣有五層層有四院。並有精舍妙窮工巧。從山頂上飛泉流注重疊交通。疎竅引明其內通朗。人力既竭府藏又盡。其功未半王甚憂之。龍猛密以神藥。滴諸大石並變為金。王見喜勇遂營得就於五層中各鑄四大金像量等佛身。餘尚積庫。因僧有諍工人用費並散傾久。今惟淨人守護其數極多。彌密其穴不可輒見。又結法藏後。一切諸經並此山中不許持出。近有引醫方者。入中療病後蒙面而出。故罕有達者。從南林行九百餘里。至

案達羅國(南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二十餘里寺二十僧三千餘人。天祠三千餘外道極多。城側大寺重閣奇巧。佛像亦異前。有石塔高數百尺。並阿折羅(言所行也)阿羅漢所造。近寺西南二十餘里。孤山嶺上石塔。即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。又西南一塔。佛曾於此說法。從此林野南行千餘里。至

馱那羯磔迦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寺多毀壞存者二十餘。僧千餘人。大眾部也。天祠百餘異道甚多。城東西據山間。各有大寺。昔王為佛造奠山疏石。製極華博賢聖遊息。佛滅未久有千凡僧。安居罷日皆證無學。凌虛飛去今寂無人。有婆毘吠伽論師(此云明辯)即波若燈論主也。於觀自在前。絕粒而飲水三年。待見慈氏。觀自在乃為現色身。令在此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呪。三年神授方云。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。如法行請。石壁當開可即入中。待慈氏出我當相報。又經三年然呪芥子。擊於石壁豁即洞開。時百千眾觀觀驚歎。論師跨門再三顧命。惟有六人從入。餘者謂毒蛇窟也。當即石門還合如壁。自此西南千餘里。至

珠利耶國(南印度)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十餘里。人物少僧寺粗有。天祠數十多露形外道。城東育王塔。佛於此度人伏外道處。城西故寺提婆菩薩詰問溫咄羅羅漢(此云上也)七轉已羅漢杜口不答。私運通力往慈氏所。告曰提婆者賢劫之佛非爾能酬。如彈指頃還復談對。菩薩知之謂曰。此慈氏大聖之所釋也。南林野行千六百里。至

達羅毘荼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百餘僧萬餘人。皆上座部。天祠八十餘。多露形外道

有育王塔。佛數遊此說法度人。城南大寺塔高百餘尺。佛曾說法伏外道處。又有四佛行坐跡。自此南行三千餘里。至

秣羅矩吒國(南印度)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里許。僧少。天祠數百外道甚多露形者。其土鴛鹵不滋茂也

城東有育王弟寺。又育王立塔。佛曾說法祈願皆遂。國南近海有秣刺耶山。有白檀香樹。又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。香如冰雪。即龍腦香也

山東有布咀落迦山。頂有池流下出大河。繞山三十匝而入南海。側池天宮即觀自在遊舍處也。祈者見為自在天像。山東北海畔城古僧伽羅國今入海三千餘里。至

僧伽羅國(非印度攝即執師子也)周七千餘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大盛。寺有數百僧二萬餘人。上座部也 宮側有佛牙精舍。高廣如前。宮中日建萬八千僧食。十數年來國亂方廢。佛牙側小精舍中。金銅坐像肉髻上安奇寶。昔人因禮見寶起貪。夜盜不及像首。乃曰。佛昔輕命為生今何悞寶乃爾。像乃俯首與之。後王知而不罪。王贖其寶還安像頂。至今低首

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。人長三尺鳥喙惟食椰子 國洲東南隅有駿迦山鬼神所遊。佛於此說經。洲西浮海數千里。孤島東崖石佛高百餘尺。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。月將迴照。水即懸注人食之矣。洲西浮海又數千里有大寶洲。無人居止往無達者。又於達羅毘國北林行二千餘里。至

恭達那補羅國(南印度)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寺百餘僧萬餘人。兼學大小。天祠數百異道雜居。宮城側大寺精舍高十餘丈。僧三百餘人。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。減二尺許。齋日放光。即菩薩時也 大城側大寺中精舍高五丈餘。二百億羅漢(是一人名)造檀慈氏像。高一丈餘齋日放光。城北近多羅林周三十餘里。葉廣長色光潤。諸國同採以供書也。林中塔四佛行坐迹。二百億舍利塔。亦此林中城東。塔高三丈有舍利齋日放光。佛曾遊此說法。又西北林中猛獸所居。二千五百里許。至摩訶刺佉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臨大河周三十餘里。其俗有恩必報有怨必復。強梁跋扈不寶戒日王也。寺有百餘僧徒五千餘人大小兼學。天祠百數異道眾矣。大城內外五塔四佛行坐迹。育王表之。城南故寺有觀自在石像。願求多果。東境大山寺羅漢造也。大精舍高百餘尺。石像高七十餘尺。上有石蓋七重。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。傳云羅漢願力所持。或威神力或藥術力。諸說不一。精舍四面。彫作佛因地及證果入寂相具矣。寺門外南北。各一石象。傳云象吼地則震矣 自此西行千餘里度耐末陀河。至跋祿羯帖婆國(南印度)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邪正兼信。寺十餘僧三百餘人。習大乘上座部。天祠十所異道雜居。土地鹵惡草木希薄。從此西北二千餘里。至

摩臘婆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。東南即五印度之重學土也。人性善順諸國所無。同摩揭陀南洲。敬教二國而已。邪正兩信。寺數百僧二萬餘。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數百。異道塗灰其侶眾矣。城西北二十里。有大婆羅門邑。側大陷坑水流無滿。昔大慢婆羅門。謗大乘生陷入地獄處。自此西南入海道矣。又西北行

二千五百餘里。至

阿吒釐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盛滿家事天神。祠十餘所異道雜居。土地沙鹵。出胡椒樹如蜀椒樹。又出熏陸香。樹葉如棠也。又從摩臘國西北三日行(彼百里為一日行)

至契吒國(南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滿住。寺十餘僧千餘人。大小通學。天祠數十外道特多。又北千餘里。至

伐臘毘國(南印度即北羅羅之別也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人住盛多。財百億者有數百家。寺百餘僧六千餘人。多小乘正量部天祠數百外道亦多。佛數遊此國。育王多樹塔。有三佛行坐迹 又於西北行七百餘里。至

阿難陀補羅國(西印度)周二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戶滿。寺十餘僧減千。小乘正量部。天祠數十外道雜居。從伐臘西五百餘里。至

蘇刺吒國(西印度)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。西據莫醯河。人住滿屬伐臘。兼信邪正。寺五十餘僧三千餘人。上座部也。天祠百餘外道雜住。地鹵斥華果少。國當西海路口不遠。城西山頂有寺。大宏敞華美仙賢遊止。又伐臘北千八百餘里。至

瞿折羅國(西印度)周五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人咸少信。佛寺一所僧百人。小乘學。天祠數十異道多矣。又東南二千八百餘里。至

鄔闍衍那國(南印度)周六千餘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人盛滿。寺在者五所。僧三百人。大小兼學。天祠數十異道雜居。地鹹果少。城側塔者。無憂造生地獄處。又東千餘里。至

擲枳陀國(南印度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十五里許。寺數十僧少耳。天祠十所外道千餘人。又北九百餘里。至

摩醯濕伐羅補羅國(中印度)周三千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不信佛法。天祠數十。塗灰外道也。從瞿折羅北野。磧行二千里許。渡信度河至

信度國(西印度)周七千餘里。都城三十餘里。土出金銀鍬石。一峯駝駝極卑小。出赤白黑鹽。信佛法寺數百僧萬餘人。並小乘正量部。而多怠行。天祠三十異道雜居。佛屢遊此育王建塔數十焉 有烏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數百千戶。牧牛為業惟殺是務。無貴賤男女道俗之別。而剃頭髮服袈裟。形同比丘樂行鄙俗。又懷小見排斥大乘。昔有羅漢乘空往化。授三歸已剃染行法。後還服本風俗故爾。自東九百餘里。越信度東岸。至

茂羅三部盧國(西印度)周四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人咸屬磔迦國。寺十餘僧極少。特信天神其祠八所。外道甚多。城側有日天祠。莊嚴甚麗鑄金為天形。飾以奇珍女樂迭奏。四周華池林木茂美。五竺諸王於此立福舍。捨物給貧病者。又東北七百餘里。至

鉢伐多國(北印度)屬磔迦也。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咸雜信。寺十餘僧千餘人。小大兼學。有育王塔。天祠二十。城側大寺僧百餘人。並大乘學。近天火燒之。土多旱稻。從信度西南千六百里。至

阿點婆翅羅國(西印度)周五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僻在西境地卑下。臨信度河濱大海。重佛法寺八十餘僧五千餘人。多小乘正量部。天祠十所塗灰外道也。佛曾遊此育王立六塔。又城西減二千里。至

狼揭羅國(西印度)廣從各數千里。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滿。近西海入西女國。路口屬波斯。寺有百餘僧六千餘人大小兼學。天祠數百塗灰道盛。土潤洽滋茂百卉。自此西北即至

波刺斯國(非印度攝)周數萬里。都城周四十餘里人物甚盛。寺有三所僧數百人。天祠甚多。土出金銀鍬石頗抵水精。死多棄尸。佛鉢在王宮中。東境有鶴秣城郭。周六十餘里。人眾盛。西北接拂懍國(非印度)出伯狗子。本赤頭鴨生於穴中。案梁貢職圖云。去波斯北一萬里。西南海島有西女國(非印度)拂懍年別送男夫配焉。彼圖又云。波羅斯西一萬里極。婆羅門國南一萬里。又是婆羅門以今往度疑太遼遠。從阿點北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(西印度)周三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盛。屬信度國。寺五十餘僧三千餘人。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二十餘。塗灰道也

城北十六里大林。四佛行坐處。育王建塔高數百尺。中有舍利放光。佛曾作忍仙。被此王害處。東有故寺。又東北三百餘里至韋茶(西印度)國周二千五百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國無君長屬信度。寺二十所僧二千餘人。小乘正量部。天祠五所塗灰道也。地多華果。城東大竹林古寺。是佛開諸比丘。著互縛屣(此言靴也)處也。旁塔高百餘尺。側有精舍青石立佛。齋日放光。此南八百步。林中浮圖育王所立。佛止於此以寒故三衣重覆。又開複納衣。林中有佛經行處。又四佛坐處。別塔表之。又髮爪塔齋日放光。又東北九百餘里。至

伐刺孛國(西印度)周四千餘里。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住滿。屬迦畢試。寺數十僧三百人。大小兼學。天祠五所塗灰道也。地多山林。城南故寺佛曾遊此。側塔是四佛行坐迹。俗云此國西接量那國居大山中。復此西北又踰大山二千餘里。出西印度境。入胡俗境漕矩吒國。又東北千六百里入迦畢試界。方合北道及中道也。略舉突厥已南三海所內。合一百五十國。非印度所攝者七十一國(突厥以北至于北海。而遊履無聞。故無可紀也)

釋迦方志遊履篇第五

自文字之興庖犧為始。暨至唐運曆代可紀而聞矣。秦周已前。人尚純素情不逮遠。故使通聘止約神州。漢魏以後文字廣行。能事鬱興博見彌遠。故象胥載庇藁街斯立。踰空桑而歷昆丘。度雞田而跨鳥穴。龍文污血之驥。雖絕域而可追。明珠翠羽之珍。乃天涯而必舉。窮兵黷武。誠大宛之勞師。擁節泥海。信王命之遐弊。及顯宗之感瑞也。創開仁化之源。奉信懷道自斯漸盛。或慨生邊壤投命西天。或通法揚化振策東宇

。或躬開教迹不遠尋經。或靈相舊規親往詳閱。斯之多舉並歸釋宗。故總別之用開神略始於前漢。至我大唐。前後通數使之往返將二十許。且張騫尋河本惟凡俗。然創開佛名則釋化之漸也。故亦通敘求法之例。今搜括傳記條序使途。列其前後顯然有據

一謂。前漢武帝。遣博望侯張騫。尋黃河之源。從北道入大宛至大夏。見筇竹杖蜀布。國人云之身毒。身毒即天竺之訛語也。後漢書云。其國殷平和氣。靈智所降賢懿挺生。神迹詭怪理絕人區。感驗明顯事出天外。而騫起無聞者。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

二謂。後漢顯宗孝明皇帝。永平三年夜夢金人。身長丈餘項佩日月光。飛行殿前。帝問群臣。通人傅毅曰。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

陛下所夢將必是乎。帝乃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。從雪山南頭懸度道。入到天竺。圖其形像尋訪佛法。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還。尋舊路而屆雒陽

三謂。後漢獻帝建元十年。秦州刺史遣成光子。從烏鼠山度鐵橋而入。窮於達嘯旋歸之日。還踐前途。自出別傳

四謂。晉武世。燉煌沙門竺法護。西遊三十六國。大齋胡經沿路譯出。至長安青門外立寺。結眾千餘。教相廣流東夏者。法護深有殊功。故釋道安云。若親得此公。筆自綱領。必正斯至言也

五謂。東晉隆安初。涼州沙門釋寶雲。與釋法顯釋智嚴等。前後相從俱入天竺。而雲通歷大夏諸國。解諸音義。後還長安及以江表。詳譯諸經。即當今盛行莫非雲出。而樂栖幽靜終於六合山。遊西有傳

六謂。東晉後秦姚興弘始年。京兆沙門釋智猛。與同志十五人。西自涼州鄯鄯諸國至罽賓。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。經二十年至甲子歲。與伴一人還東。達涼入蜀。宋元嘉末卒成都。遊西有傳。大有明據。題云沙門智猛遊行外國傳。曾於蜀部見之

七謂。後燕建興末。沙門曇猛者。從大秦路入達王舍城。及返之日。從陀歷道而還東夏

八謂。後秦弘始二年。沙門法顯。與同學慧景等。發自常安。歷于填道。凡經三十餘國。獨身達南海師子國。乃汎海將經。像還。至青州牢山。登晉地。往楊荊等州出經。所行出傳

九謂。朱初涼州沙門智嚴遊西域。至罽賓受禪法還長安南至楊州宋都。廣譯諸經。然以受戒有疑。重往天竺。羅漢不決。為上天諮彌勒。告之得戒。於是返至罽賓而卒。遣弟子智羽等報徵西返

十謂。宋永初六年。黃龍沙彌釋法勇操志雄遠。思慕聖迹招集同志。沙門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。發迹雍部西入雪山。乘索橋并傳弋度石壁。及至平地已喪十二人。餘伴相携進達罽賓南歷天竺。後汎海東還廣州。所行有傳

十一謂。宋元嘉中。涼州沙門道泰西遊諸國。獲大毘婆沙還。於涼都沮渠氏集眾譯出

十二謂。宋元嘉中冀州沙門慧叡。遊蜀之西界至南天竺。曉方俗音義為還廬山。又入關又返江南

十三謂。後魏太武末年。沙門道藥從疎勒道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。及返還尋故道。著傳一卷

十四謂。宋世高昌沙門道普經遊大夏。四塔道樹靈迹通謁。別有大傳。又高昌法盛者。亦經往佛國。著傳四卷

十五謂。後魏神龜元年。燉煌人宋雲及沙門道生等。從赤嶺山傍鐵橋。至乾陀衛國雀離浮圖所。及返尋於本路

十六謂。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。以貞觀三年自弔形影西尋教迹。從初京邑西達沙州。獨陟險塞伊吾高昌。備經危險。時高昌王麴氏。為給貨賂傳送突厥葉護牙所。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胡國。具觀佛化。又東南出大雪山。達諸印度經由十年。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。歷諸山國東歸。經于闐婁蘭等。凡一百五十國。貞觀十九年安達京師。奉詔譯經。乃著西域傳一十二卷。余歷尋僧傳并博聽聞。所遊佛國備之前矣。然記傳所見時互出沒。取其光顯者方為敘之。至如法維法表之徒。標名無記者。其計難緝。又隋代往還唐運來往。咸纘履歷具程油素。諸如此例何可具焉

釋迦方志通局篇第六

法王利見未隔中邊。適化無方豈專形教。致使聞同解異說一悟殊。登位地而上征。結封迷而下降。全身碎身之相。聚塔散塔之義。神光燭而邪計摧。靈迹挺而深信結。斯徒眾矣。具列前篇。自法水東流道光西照。聲榮之盛騰實東川。育王表塔創啟隆周。釋父影形鬱興炎漢。自斯歷代世積彌繁。景匪西天獨揚神化。故經云。正法後被先於北方。次及東南至中方滅。此之震旦南望華胥。滅度之儀迴身北首。即其事矣。所以依錄編次。以為通局篇云

案周書異記。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。甲寅藏四月八日。江河泉池忽然泛漲。井水溢出山川震動。有五色光入貫太微。遍於西方盡作青虹色。太史蘇由曰。有大聖人生於西方。一千年外聲教及此。昭王即勅鐫石記之。埋於南郊天祠前。此即佛生之時也

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。數見西方光氣。蘇由先說聖人處世。即與相國呂侯。乘驂騮八駿西行。求佛因以攘之。周穆王五十三年。壬申歲二月十五日。平旦暴風忽起。損舍折木地動天陰。西方白虹十二道。太史扈多曰。西方聖人滅矣。此即涅槃之相也。有說云。佛生周莊魯莊之世者。今取多文為錄

史錄曰。商太宰嚭問孔子曰。孰為聖人。孔子曰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。不化而自行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老子西昇經云。吾師化遊天竺。善入泥洹

前漢孝武帝元狩中。霍去病討匈奴。至鞏蘭過居延山獲昆耶休屠王等。又獲金人率長丈餘。列之於甘泉宮。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。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。有身毒國。身毒國一名天竺。始聞浮圖之教。此即佛之形教相顯之漸也

哀帝元壽年。使景憲往大月氏國。因誦浮圖經還漢。當時稍行浮圖齋戒。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。向博觀史籍。往往見有佛經。及著列仙傳云。吾搜檢藏書。太史創撰列仙圖。黃帝以下迄至于今。定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。據此而明。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。何以取知今案所列

故佛傳云。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。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。收佛靈骨役使鬼神。一億人家為起一塔。四海之內合起八萬四千。故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。是育王所造當此周厲王之時。故塔興周世經二十餘王。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。育王諸塔由此淪亡。佛經流世莫知所在。又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。自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。一十八賢者。齋持佛經來化始皇。始皇弗從遂囚禁之。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。始皇驚怖稽首謝焉。准此而言。則知秦漢以前已有佛法。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。亦在七十之數。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。案文殊泥洹經。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。文殊至雪山中。為五百仙人說法。又案地理誌西域傳云。雪山者即葱嶺也。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奉漢。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。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。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。後漢郊祀志曰。佛者漢言覺也。將以覺悟群生也。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。不殺生類專務清淨。其精者為沙門。漢言息心。剃髮毀容去家出俗。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。又以人死精神不滅。隨復受形。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。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。練而不已以至無生。而得為佛也。身長丈六尺黃金色。項中佩日月光。變化無常無所不入。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。有經書數千卷。以虛無為宗。包羅精龜無所不統。善為宏闊勝大之言。所求在於一體之內。所明在於視聽之表。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側。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。莫不懍然自失也(餘如漢法本內傳)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。及釋迦立像。明帝令畫工圖寫。置於清涼臺。及顯節陵上經文。緘於蘭臺石室。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。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。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。皆因行業而起。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。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。皆緣淺以至深。藉微以為著。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。習虛靜而成通照也。其始修心。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。三歸如君子之三畏。又有五戒。斷殺盜婬妄語飲酒。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。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。離鬼畜諸苦。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。在於防心正身口。總謂十善也。能具此者。近獲天報遠得菩提。佛以四月八日夜。從母右脇而生。超相異者。三十有二。既去世後弟子等。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。大小如粒其色紅白。擊之不壞焚之不焦。每有光明神驗。及後阿育王者。以神力分佛舍利。使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。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。皆有塔焉。並神異矣。吳書曰。赤烏四年。有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者。行化道也。初達吳地。營立茅茨設像行道。吳人初見謂為妖異。有司奏聞

吳主孫權問曰。佛有何靈驗耶。會曰。佛晦靈跡出餘千載。遺骨舍利應見無方。權曰。若得舍利當為起塔。經三七日遂獲舍利。五色曜天剖之逾堅。燒之不然。光明出火。作大蓮華照曜宮殿。吳主嘆異信心乃發。為造建初寺度人出家。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闕澤曰。漢明已來凡有幾年。佛教入漢既久。何緣始至江東。澤曰。從永平十年。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。然以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膝搦力之時。道士不如。南岳褚善信費叔才等。在會自感而死。門徒子弟歸葬南岳。不預出家無人流布。後遭漢政陵遲兵戈不息。經今多載始得興行。吳主曰。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。澤曰。臣尋魯孔丘者。英才誕秀聖德不群。世號素王。制作經典。訓獎周道教化來葉。師儒之風澤潤今古。亦有逸民。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。百家子書。皆修身自斲。放暢山谷縱大其心。學歸澹泊。事乖人倫長幼之節。亦非安世化民之風。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。改子為經始立道學。勅令朝野悉諷誦焉。若將孔老二家。遠方佛法遠則遠矣。所以然者。孔老設教。法天制用不敢違天。諸佛設教。天法奉行不敢違佛。以此言之。實非比對明矣。吳主大悅。以澤為太子太傅。魏書。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圖。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。以舍利投水。仍有五色光起。帝加歎異。乃於道東作周閭百間以為精舍。吳後主孫皓虐政廢棄淫祀。佛寺相從亦同廢。限諸臣僉曰。康會感瑞太皇創寺。若遂除毀恐貽後悔。後宮內掘地得金像。皓乃穢之陰處尤痛。聲叫難忍。太卜曰。犯大神所為。於是廣祈名山大川罔不畢至而痛苦彌甚。有請祈佛者。皓曰。佛為大神耶。試可求之。一請便愈。乃以馬車迎會。為陳報應。皓見本業百二十願。皆為眾生深加敬重。仍於會所從受五戒。准此掘地獲像。明知秦周有佛教驗矣。西晉愍帝建興元年。有二石像浮于吳松江。漁者疑為海神。延巫祝以迎之風濤更盛。奉黃老者謂是天師。復往迎接風浪如初。奉佛居士朱膺者吳縣人素有誠信。共東靈寺帛尼并信者數人。至滬瀆口延之風潮忽靜。遙見二人至乃石像立。高七尺波中捧。上置通玄寺。銘其背一名惟衛。二名迦葉。莫測帝代而字迹分明

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。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名宇內。於襄陽郭西。鑄丈六無量壽像。明年季冬嚴飾成就。像乃西行上於萬山。于時鄉邑驚嗟迎歸本寺。仍以其夕出住寺門。刺史郗恢乃改名金像寺。梁武普通三年。帝於建興苑鑄大金銅華趺高六尺廣一丈許。勅劉孝儀為文立碑贊德。及周武之滅法也。建德三年。有太原公王康為荊州刺史。副將長孫哲不信佛法。先欲壞之遣百餘人。以繩繫項挽全不動。哲謂不用力。杖之令牽如故不動。又加三百乃至五百。牽之乃倒聲振地動。即令毀之揚聲自快。乃馳馬欲報刺史。裁可百步塌然落地失音直視。尋爾而卒。道俗唱快。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著。銘云。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。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。造丈八金像一軀。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。計勘年月悉符同焉。信知印手聖人誠不虛矣。然以事推。安以太元三年戊寅之歲。則符堅建元十五年也。與朱序習郁被俘秦土。太元十年在關便化。化後十年歲方甲午。一往橫望年紀參差。預覩未然三經甲午。取其大運之極數。又顯印手之通聖云

晉太元中沙門曇翼者。於荊州造長沙寺。寺成而未有佛像。翼曰。大聖遺迹遍閩浮提。豈我無感而不降耶。乃潔齋祈仰。以二月八日夜現于城北。形儀嚴肅高于七尺光相衝天。諸處迎接初不能起。翼曰。將非通感所致降我長沙乎。乃與二人捧之。颯然輕舉迎入寺中。昔經夜行人。謂怪異以刀擊之。鎗然作聲視乃金像。刀所擊胸文見於外。後罽賓僧云。是育王像也。光上有字時大重之。梁武聞之屢迎。東下雖加事力終無以致。後竭丹欵鄭重懇勲方乃下。船去都十八里帝自出迎。尋路放光相續不絕。道俗稱慶。後在太極殿重興供養。晚出大通門。入同泰寺又加供養。及寺火燒堂剎並盡。唯像居殿巋然獨存。晚還荊州本寺。夜出遶塔降靈非一。及元帝崩諸有凶事。輒流汗在地。近太宗晏駕。亦如前流汗。其瑞極多。晉咸和中。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橋浦有異光。使人尋之。得一金像無有光跡。載至長干巷口。牛住不行乃任所之。徑輒長干寺。後數年臨海漁人張係世。於海口見銅蓮華趺浮水上。乃以表之勅送。像足宛然符合。後有天竺五僧詣悝云。昔於本國得阿育王像。至鄴遭亂藏于河岸。近感夢云。吾已出江南為高悝所得。乃引至寺僧見流涕。像為放光照于內外。僧曰。此像乃育王第四女所造。文在華趺上因檢同焉。又云。本有圓光計應尋至。後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採珠人。董宗之見海底光浮出水上。尋得佛光以事奏聞。簡文勅施像背孔穴懸。同光色無改。四十餘年江海隔絕。一朝方具人百懷嗟。自晉及陳。五代君王莫不親敬。每有亢旱請像乘輦。入宮祈懇無不畢雨。陳氏禎明中。其像自然轉身面西。雖正還爾。具以奏聞。帝延處太極設齋行道。像乃脫七寶冠掛手。帝燒香誓曰。若國不祥願重現相。仍以冠首至明還脫。君臣失色。及隋滅陳朝佐露首面縛入京。文帝知之。延至宮內常侍供養。後下勅曰。朕老不能久立可作座。育王進內其本像於興善。供養寺見形小置于北面。及明乃見在南。相從內愧。今見在殿圖寫殷矣(及仁壽立塔一百餘州皆有光瑞如感應傳)

元魏太武大延元年。有沙門劉薩何者。家于離石南高平原。今慈州也。昔行至涼州西番禾郡。東北望御谷而遙禮曰。此山當有像現靈。相備者世樂時平。如其有闕世亂民苦。後經八十七歲。至魏正光元年。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。像身一丈八尺。形好端嚴惟無其首。登即選石命工。安訖還落。魏道陵遲其言驗矣。至周元年始治涼州。城東七里澗。忽見佛首石彩光明。乃往安之恰然符合。神儀彫缺。四十餘年身首異處。二百餘里一朝圓具。眾咸嗟歎。時有燈光流照鍾聲飛響。莫知來處。建德初年像首頻落。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。乃令安處夜落如故。經于數十更換餘頭。終墜如故。後滅佛法僅得四年。四喪滅嗣斯言又驗。故模寫其狀畢量有差。今為感通寺焉。何遂死于酒泉城西七里澗中。骨如葵子人拾穿之。如彼寺碑。余以貞觀初年歷遊關表。故謁何之本廟。在慈州寺中。形影端峙日有隆敬。自石隰慈嵐延丹綬銀等州。並圖形崇養。號為劉師佛焉。元魏天平年中。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。自加禮敬。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。妄承其死將加斬決。夢一沙門。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得脫。有司執縛向市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。刀斫自折以為三段。皮肉不傷三換其刀。終折如故。

視像項上。有刀三跡。以狀奏聞。丞相高歡表請免死。勅寫其經廣布於世。今謂高王觀世音焉。自晉宋梁陳魏燕秦趙。國分十六時經四百。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。獲其將救者不可勝紀。具諸傳錄故不備載

梁高天鑿年於本第造光宅寺。鑄金銅丈八像。將就。冶鑄疑銅不足。始欲上請便有傳詔。領銅十五車至云。奉勅送寺即就融寫。一鑄便成惟覺高大。試量乃二丈二尺。以狀奏聞。勅云。初不送銅斯為通感。遂鑄于華趺以為靈誌。于今存焉

陳武帝崩。兄子蒨嗣業。造輜輳車。乃取梁武重雲殿中珠玕以飾。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。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。自餘方左開朗日耀。須臾大雨洪注。雷電震吼。烟張殿表火烈雲中。流光布焰高下相屬。並見重雲殿影。金銀二像八部神王。并及帳座一時騰舉。烟火挾之歛然遠滅。觀者傾國及晴之後。覆看故所惟礎存焉。至月餘日。有從東州來者云。於是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於海上。有望海者有時見之

魏氏洛京明帝胡后。造永寧浮圖。去地千尺。閻浮一洲無勝斯塔。後為天震緣略同前。有人東海亦見其相。又魏氏北臺恒安石窟。三十里內連次而列。高二十餘丈內受千人終劫不朽。震旦海曲神州諸山。往往聖寺感見非一。且述三兩用為實錄。昔晉太元初。有燉煌沙門竺曇猷。乞食坐禪強志勤業。遊會稽剡縣石城山。群虎來前猷為說法。一虎獨睡。乃以如意打頭。有十圍蛇繞之。初無怖色。又山神捨宅與之。又往赤城山宴坐。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屬。父老云。天台山有聖寺。猷往尋之。石橋跨谷青滑難渡。橫石斷路無由得達。夕宿橋首聞彼行道唱薩聲。便潔齋自勵。忽見橫石洞開。猷便前度具覩精舍。神僧燒香中食畢。謂曰。却後十年自當來此。又有齋鄴下大莊嚴寺。沙門圓通者。感一神僧夏中聽講。自恣訖辭云。在竹林寺邀通過寺。通具問道經明年尋至。在鼓山東鄴之西北。神僧迎接具見門闕。房宇華敞林竹切天。經宿周流意言道合。便有終焉之思。神僧為諮大和上乃不許之。及還返路。三里之外返望莫覩。後之往者不知其處。近鄧州沙門道勤者。於州北倚立山。追訪仙寺如言具見。周循歷覽實為佳寺。眾具皆備但不見人。却下重尋便失歸路。乃於道次築室擬尋。又汾州東界山抱福巖者。山居之僧。數見沙門乘空來往

又益州東三學山。常有神燈空中照耀。齋日倍多。又涼州南洪崖窟。沮渠蒙遜所造碑。寺見存有素聖僧常自行道。人來便止人去尋行。故其傍側足跡納衲爾斯徒眾矣。不可具云。余聞入大乘論尊者。寶頭盧羅睺羅等。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。又有九億無學。亦此洲中未入涅槃。准此而詳。今諸山居多聞磬聲。或尋遇寺。豈非諸聖之所處乎

今約通局諸門以分。一約往世。二約賢劫。三約釋迦一佛為候。初約往劫用辯通塞者。如上所列往劫行事。薩埵捨身流血尚在。達拏捨子杖捶遺血。布髮掩泥之所。捨身求偈之地。月光斬首尸毘飼鷹。斯等遺蹤並惟古劫。計數災蕩如何尚在。印度名僧亦決斯致理。如所問無宜獨留。而往事往生彌綸於五印者。有人云。此乃如來神力菩薩至行。雖有三災不可除滅。後成世界依而集之。有人言。三災之化無往不除。但

欲使後代可師仰故。世界初成依古遺蹤。相似而現。並佛之化迹神感所為。故五不思議中一為佛力也。所以往劫生事依依列之。二約同劫以明。且如一鉢千佛共同故。傳云。釋迦受食四王奉鉢。滅後流行至毘舍離。若千百年又至乾陀衛。又至月支于闐龜茲。當達振旦返師子國。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天。彌勒見曰。釋迦佛鉢今來至此。七日供養還下龍宮。彌勒道成四王還獻。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。三者方石說諸千佛同坐。即建陀卑鉢樹下者。四者石塔感哀千佛同候。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迹。准此未來抑亦可見。三明釋迦一代通局不等。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。吒王大塔七化已。三道樹滅而更生。佛跡毀而還現。楊枝摧而重出。舍利試而逾靈。諸如此例。故應不通後佛。至如雞足迦葉留化。慈尊山宮明辯持身待聖。沮渠滅定之侶。摩支應供之徒。事局未來神遊絕域。皆為明道開顯塵蒙。慈導有情澄神諸有故也

釋迦方志時住篇第七

案索訶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。尋夫劫波之號不可以時數推之。假以方石芥城准為一期之候。中含四大中劫謂成住壞空也

如從十歲增至八萬。復從八萬至於十歲。經二十返為一小劫。二十小劫為一成劫。以年算之。則經八千萬萬億。百千八百萬八萬歲也。止為一小劫耳。今成劫已過。入住劫來經九小劫。釋迦如來住劫第四。尚餘九百九十六佛。次續興焉

依摩耶經。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。像法一千年。又依善見毘婆沙云。如來滅後正法千年。像法亦爾。以度女人故。正法滅五百年。若諸女人能遵八敬。如法行道正法住世還得千年。又云。佛法住世一萬年。初五千年修道出家。得三達靈智。後五千年出家修道。不得三達靈智。過此已後經歸龍宮像自頽壞。諸比丘等同於俗流。惟有剃髮袈裟而已(佛法之垂振旦。三被誅焚。初赫連勃勃號為夏國。初破長安遇僧皆殺。二魏太武用崔皓言。夷滅三寶。後悔皓加五刑。三周武帝但令還俗。皆不得其死。如傳所詳也)

釋迦方志教相篇第八

自釋教之來振旦。開濟極焉。發悟疎通廓清塵染。其中瑞應具篇前聞。且述數條用程無惑。昔士行尋教意在大乘。將發西域乃有留難。遂將經投火。經身不灰火為之滅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。又曇無讖獲涅槃經。至於涼土盜者夜竊。舉而不起稽首謝焉。周武之凌法也。像毀經焚咸見藏經。相從騰上奄入空際。如斯眾矣。不可具書。然弘教在人。有國為本。度人立寺。圖像譯經。世約相求。故敘由來昌明佛教。而漢魏以往固無得而聞。晉宋迄今輒略銓序

晉世祖武皇帝(大弘佛事。廣樹伽藍)

晉惠帝(洛下造興聖寺供常百僧)

晉敏帝(於長安造通虛白馬二寺)

右西晉二京。合寺一百八十所。譯經一十三人。七十三部(僧尼三千七百人)

晉中宗元帝(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。度丹陽千僧)

晉肅宗明帝(造明興道場二寺。集義學百僧)

晉顯宗成帝(造中興鹿野二寺。義學千僧)

晉太宗簡文帝(造像度僧立寺。長干起木塔)

晉烈宗武帝(造皇泰寺本弟。立本起寺)

晉安帝(於育王塔立大石寺)

右東晉一百四載。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。譯經二十七人。二百六十三部(僧尼二萬四千人)

宋高祖武帝(口誦梵本手寫戒經。造靈根法王四寺。供養千僧)

宋太宗明帝(造丈八金像。齋感舍利。造弘普中寺。召諸名僧)

宋太祖文帝(奉齋不殺。造禪靈寺。常供千僧)

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。譯經二百一十部(僧尼三萬六千人)

齊太祖高帝(手寫法華口誦般若。四月八日常傳金像。七月半白普寺送盆供僧三百。造陟岵正觀二寺)

齊世祖武帝(造招玄遊賢二寺。三百名僧三教格量。四年考定)

齊高宗明帝(寫一切經造千金像。口誦般若常轉法華。造歸依寺。召集禪僧常持六齋)

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寺。譯經七十二部(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)

梁高祖武帝(制五時論轉四方等。造光宅同泰五寺。常供千僧。國內普持六齋八戒)

梁太宗簡文帝(建資敬報恩二寺。刺血自書般若十部。太后忌日不食而齋。撰法集記二百餘卷。法寶聯壁亦二百餘卷)

梁中宗元帝(造天居天宮二寺。供有千僧。自講法華成實論)

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。譯經二百四十八部(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)

梁宣帝 梁明帝 等

右二主中興社稷。於荊州造天皇陟岵大明等諸寺。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(僧尼三千二百人)

陳高祖武帝(楊州造東安興聖天居四寺。寫一切經一十二藏。造金銅像一百萬軀。度僧七千人。治故寺三十二所)

陳世祖文帝(寫五十藏經。度僧尼二千人。治故寺六十所)

陳高宗宣帝(楊州禁中造太皇寺。七級木塔。又造崇皇寺。剎高十五丈。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軀。治故寺五十所。故像一百三十萬軀。寫十二藏經。度一萬僧)

右陳世五主三十四年。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。國家新寺一千七百。官造者六十八。郭內大寺三百餘。僧尼三萬二千人。譯經十一部。與地圖云。梁帝都下舊有七百餘寺。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。有陳既統國及下民備皆修葺。表塔相望星羅揭輦。經像之富不可殫言

魏(元民)太祖道武帝(於虞地造十五級塔。又云。開泰定國二寺。寫一切經。造千金像。三百名僧每月法集)

魏高宗文成帝(重復佛教更開釋門。凡度僧尼三萬許人)

魏顯祖獻文帝(造招隱寺。召坐禪僧)

魏高祖孝文帝(於鄴造安養寺。召四方僧。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齋有慕道者放令出家。手不釋卷頃便為講為。先皇再治大覺大行供施。度僧尼一萬四千人)

魏世宗宣武帝(於式乾殿。自講維摩經。造普通大定四寺常供千僧)

魏肅宗孝明帝(於鄴下造大覺寺)

魏敬宗孝莊帝(造五精舍一萬石像)

西魏武帝(長安造陟岵寺供二百僧)

魏文帝(造般若寺。用給貧老。口誦法華身持佛戒)

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。一百七十年。國家大寺四十七所。北臺恒安鑄石置龕。連三十里。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。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。總度僧尼二百餘萬。譯經四十九部。佛教東流此焉為盛。惟太武世。信用司徒崔皓佞說。凌廢正教。潛隱七年。後知詐妄戮誅崔氏。還復佛教光闡於前

齊高祖文宣皇帝(登祚受禪於僧稠禪師受菩薩戒。斷肉禁酒放鷹除網。又斷天下屠。年三月六勸民齋戒。公私葷辛亦除滅之度人八千)

齊肅宗孝昭帝(為先皇寫經一十二藏。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。度三千許僧)

齊世祖武成帝(造寶塔。轉大品經)

右高齊六君。二十八載。皇家立寺四十三所。譯經一十四部。度人與魏相接

周孝明帝(為先皇造織成像。高二丈六尺。等身檀像一十二軀。并諸侍衛)

周太祖文帝(於長安立追遠陟岵大乘等六寺。度一千人。又造五寺供養實禪師徒眾)

周高祖武帝(為文皇造錦像高一丈六尺寶塔。一百二十區。又京下造寧國會昌永寧三寺。凡度僧一千八百人。寫經一千七百部。後遇張寶所佞方為不善之首。廢僧尼三百萬人)

周孝宣帝(重隆佛日。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軀。寫般若經三千卷。六齋八戒常弘不絕)

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。合寺九百三十一所。譯經一十六部

隋高祖文皇帝(開皇三年周朝廢寺咸為立之。名山之下各為立寺。一百餘州立舍利塔。度僧尼二十三萬人。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。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。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。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。自餘別造不可具記)

隋煬帝(為文皇獻后於長安造二禪定。并二木塔。并立別寺十所。官供四事。治故經六百一十二藏。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。治故像一十萬一千軀。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。度六千二百人)

右隋代二君三十七年。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。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。譯經八十二部

皇唐啟運弘敞。釋門功業崇繁。未可勝紀故難敘出

釋迦方志卷下

大唐永徽元年歲維庚戌。終南太一山豐德寺沙門。吳興釋道宣。往參譯經旁觀別傳。文廣難尋故略舉其要。并潤其色同成其類。庶將來好事用裨精爽云